論語

十一之十二

先進
顏淵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一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厚齋馮氏曰此篇多評弟子賢否蓋以次於夫子言動之後○趙氏曰評其賢則貪者勸評其否則欲者懲無非教也然此篇稱賢者三倍於否不足以見賢之衆矣通考勿軒熊氏曰內二十一章言及門弟子賢否三章泛言人品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

也朱子曰礼樂只是一箇礼樂用得自不同如弁序揖遜古人只是誠實行許多威儀後人便做好看古人只正容謹節後人便近於巧言令色如古樂雖不可得而見只如誠實底人彈琴便雍容平淡自是好聽若庸手美脚撰出無限不好底声音只是繁碎耳○問此礼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礼樂曰也不止是這般礼樂凡日用之間一礼一樂皆是礼樂只管文勝去如何合殺須有箇變轉道理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慶源輔氏曰時俗易循逐流而循末聖人常欲損過以就中聖人之所以轉移時俗者其過化存神之妙雖未易窺測至於損過就中之用則有不可易者○問孔子從先進是夫子無取於文也然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夫子又從之何耶潛室陳氏曰從先進是夫子欲復文武周公之舊即從周也文必以周公之舊方可從周末文弊已甚足為文矣從周者二代損益之勢當然從先進者周末文弊救之當然並行不悖○問夫子用礼樂而從先進是欲崇質抑欲文質之得中耶雙峯饒氏曰聖人之道無適不中用礼樂而從先進在當時則為崇質在理則為適中○新安陳氏曰文或

周公監夏殷之禮而損益之夫子稱曰郁郁乎文蓋謂其文質得中而彬彬之文也先周盛時之文郡先進之所從事者此意從先進之云正是厭周末之文過其質而欲從周盛時之文質得中耳從周之言初不相妨而可互相發從周正是欲從先進耳【通考】宋氏公遷曰先進於禮樂用論其文質其偏勝而言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去聲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難去聲

德行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問何以知其爲弟子所記朱子曰只是見例云ノ凡稱名者是夫子之辭或弟子師前相謂之辭稱字者弟子自相謂之辭或弟子門人之辭或以此章盡爲夫子之言者考之不審也一而并目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朱子

者行之本尹子以成德爲本言德則行在其中德行是無內外
實本來全体蘊物所以一件件各是一物見於用者也○問德行
不知可無言語政事文學否曰無言亨逐項上看如顏子之德行
問可以備其他之四不有德行而短於才者○問四科之目二
德行者得心体道默契於中篤實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語
善辭令者也政事者善於爲政治民之事者也文學者文章博學
詞章禮樂之文而言其意者也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長
入於道然其序則以德行爲先誠以躬行實造具體聖人之學
之所貴大在於此非若三者各爲一事之長而已也○勉齋黃
曰四科之目因其所得而稱之爾其最優者爲言也
氏曰聖門之教有大綱領有小條目小條目如長於政事
長言政事長於文學者長於文學是也如令人無之者告之以
作之之法曉事者告之以處事之法此是各因其材而教之本須示
正能文者無緣做得好文章曉事者無緣做得好政事又須示
之以大綱領德之治心
脩身從本領上做將來○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
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音預焉故知十
哲世俗論也慶源輔氏曰夫子之門如此十人者固高矣然
受業身通者凡七十人則豈獨此十人可名爲
哲哉故程子引曾子以明之謂十哲者世俗之論所以蓋孝
者使求於聖人之門而止於大過つ新安陳氏曰曾子晳之子

子是時尚少不得與陳蔡之從及子在列又如有若雖賢亦以不從此行而不在列焉○雲峯胡氏曰德行即孟子所謂有成德者言語政事又文學即孟子所謂有達才者然孟子於成德之上有如時雨化之者集註所謂顏曾是也於此見論語四科不過門人所記而孟子五教又非從門人之所未盡通論仁山金氏曰曾子傳道有若似聖人公西赤之才勝宰我澹臺之識明之勇過於子路子羔之孝次於閔子樊遲之才亞於冉有曾點漆雕開之見大意子賤之政原思之守其他諸賢未易枚舉開元禮臨指十哲之數其後顏子升侑而以曾子補十哲是矣曾子升侑而塑以子張備十哲可乎景定之禮以顏曾思孟為四侑前此議者猶以顏路曾皙伯魚並在下列為未安則亦復古之制而已古者廟寢之制前為堂而後為室宗廟之祭先室事而後堂事而座序之禮先獻酬而後燕私今二丁之祭先行饗禮牲幣於陳享於先聖而南面於堂以顏曾思孟作繼用燕禮籩豆盡篚首先聖而東面於室以顏路曾皙而下士十丁左右從食如此則禮之創焉斯為得之矣餘從祀雖東西夾室可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說音悅〉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

若有慽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眞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顔氏云爾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義理昭融固不因人之問而後有明知亦不以人之不問而遂有所蔽顧嘗有待於學者之助我然起而問問而益得以發其精微若子夏之於子則不能無也○南軒張氏曰以非助我而言似有不足於顔子之意謂其無所不說則凡精粗若巨若細莫不悅然領會而無毫髮之爽矣○厚齋馮氏曰夫子固無待於助然世事物之理因人之疑問而遂得以發明之是亦助也○新安陳氏曰如終日不違語之不惰以無所不說之驗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間去聲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吳氏曰夫子於弟子未嘗稱字此蓋集語者之誤○勉齋黃氏曰父母昆弟之言或出於私情人無可非間於其言是乃公論夫子所以稱之○慶源輔氏曰父母昆弟稱其孝友者固有之矣然亦溺於愛蔽於私而識否未可知也至於人皆信之無有間言則識者一[illegible]

弟矣○胡氏曰按韓詩外傳閔子早喪母父再娶生二子綖母獨以蘆花衣子騫父竟見之欲逐其妻子騫曰一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母得免逐其母聞之待之均平遂成慈母今誦其言諸於惻怛之意溢於詞表故內則有以孚其家外則有以孚於人自內及外無有異詞也○雲峯胡氏曰孔門豈獨閔子爲孝而夫子独稱之他人之孝處人倫之常閔子之孝處人倫之変處变而不失其常此夫子所以稱之歟○新安陳氏曰夫子稚稱其孝集註兼及於友者盖友于兄弟就昆弟之言見其友也詩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子曰父母其順矣乎盖孝友一理孝者必友子友則非孝矣只觀三子單之語友之實可見間字不必訓非只訓別異自明自外人稱之而異於父母兄弟之言非其友之實積中著外能如是乎夫孝德之本也人之行莫大於孝閔子以德行稱亞於顔子宜哉【通考】朱氏公遷曰孝爲其孚於人者而稱之見稱於天下爲成周之孝見稱於衆人爲子騫之孝見稱於宗族爲士之次者之孝德行有大小變其孚於人者有廣狹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妻並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丁忝反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形甸反家語盖深有意

於謹言也家語弟子行篇云独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爲異士○朱子曰南容三復白圭不是一旦讀此乃是日日讀之玩味此詩而欲謹於言行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此是合公冶長篇子謂南容章解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去聲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雙峯饒氏曰表與裏對實與華對言者表也行爲裏行爲實而言爲華各舉其一以互見免於刑戮只是不以輕言妄動取禍若當言而言雖箕子之囚比干之死豈容苟免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詳見雍也篇不

遷怒音〇慶源輔氏曰聖人一言之閒輕重之等則有截然不可亂者

〇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音由)少(去聲)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去聲)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

問以弟子之年考之則回之死先於鯉哉有以鯉也為夫子之設言者信乎朱子曰以人情言之不應如此且王肅信家語最篤而亦以此為年數之錯誤今安得因守而必信之乎〇南軒張氏曰聖人正大之情天地之情也鯉雖不可以並淵然亦已則子也無椁則亦已淵雖賢而於之義子也必稱家之有無而已又何必強為之

椁平上子視淵固猶子也不得舍車於鯉則亦不得舍車於淵矣○厚齋馮氏曰伯魚聞詩聞禮未爲不才視子淵則才不及耳惟自言其子故曰不才○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音附之矣禮檀弓篇名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使子貢說驂音脫參而賻之騑馬曰驂賻助喪也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邪邪俗作耶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扶又反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余六反諸市也王制曰命服命車不粥与鬻同於市問命車朱子曰記孔云大夫賜命車○宜爲去声所識鄙之者得我而勉強上声以副其意豈識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蘇氏說夫音扶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慶源輔氏曰葬之有椁固於宜也然貧不能具則椁亦可廢車之制驂參於服宜也然欲設而用則驂[illegible]脫義之所可則脫驂以賻舊館人而不吝義不可則於顏淵之厚而不從其父吾椁之請此可見聖人處事之權衡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喪去声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己也 勉齋黃氏曰顏子在則夫子雖死而不亡以道存也顏子死則夫子雖存道固無傳然亦必亡以已矣故以顏子之死而為己之喪也○新安陳氏曰夫子之道賴顏子以傳者也顏子在則道有傳孔子他日雖死而不死顏子死則道無傳孔子今日雖未亡而已亡矣不謂天喪回而曰天喪予良可悲矣○洪氏曰孔顏一体也回何敢死子在故也天喪予回亡下故也○雲峯胡氏曰夫子上接文王之傳則曰天將喪斯文死失顏淵之傳則曰天喪予參則道統之絶續皆天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從去声

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夫音扶為去声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勉齋黃氏曰以夫子之聖而得顏淵與將相與講明斯道以示天下後世其為助大矣不幸而短命死焉夫子安得不與喪予之嘆而不自知其為慟耶○新安陳氏曰觀不自知其慟若過也然哭顏淵而慟非過也其哀之發而中節者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去聲家之有無禮檀弓篇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朱子曰門人謂回之門人○潛室陳氏曰喪禮固有分亦須兼稱貧富固有分雖得為而貧不能舉者故去稱家之有無分不得為若不在此限孟子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兩言最盡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新安陳氏曰蓋欲卒以請車為椁觀之知顏路聽之也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

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南軒張氏曰顏子在聖門門人莫先焉故於其喪門人記夫子所以處之者甚詳仁之至義之盡也○勉齋黃氏曰門人欲厚葬尊賢之情也子一不可安貧之義也喪不以情勝義所謂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也喪予之嘆有慟之哀非厚於顏子也為道也喪車槨之厚葬責之辞薄於顏子也為道也聖人之所無高非道也○慶源輔氏曰此與請車弗從事異而理同顏路請車為椁猶爲愛也夫子不遂許之裁以義乎夫子止門人之厚葬嚴以理也顏路從而聽之牽於私也聖庸之所以分天理人欲之間而已○雲峯胡氏曰無臣而為有臣非理也豈所以處夫子家貧而厚葬非理也豈所以葬顏子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焉於虔反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通南軒張氏曰合言之來而不測則為神往而不返為鬼分言之天地山川風雷凡氣

之伸婁者皆曰神祖考祠享於廟皆曰鬼就人物言聚而生爲神散而死爲鬼就一身言魂氣爲神體魄爲鬼然非誠

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

能反終而知所以死朱子曰反只是推轉來謂推原其始卻折轉來然原字反字皆就人說反如回

頭之意○慶源輔氏曰死生者氣之聚散耳倘不能推原其始而知氣聚者亦必不能反要其終而知氣散故死也○新安陳

氏知字旨在二所以字易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

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覺軒蔡氏曰夫子以未能對焉能以未知對焉

知不欲子路循其序而不躐等也○新安陳氏曰由明而幽由始而終則爲有序未能事人而先欲事神未知生而先欲知死

則爲躐等○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

道易繫辭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朱子本義曰通猶兼也晝夜即幽明死生鬼神之謂盡事人之道則

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問一而二二而一是蓋氣

是身言之否朱子曰有是理則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理氣則二理則一○慶源輔氏曰晝夜者氣之明晦也死生者氣之聚散

說也故晝夜之道即死生之道也明則有體聚則有散理之自
然也一而二二者人鬼死生雖是一然而有幽明始終之不同二
一者雖有幽明終始之不同而其理則未嘗有二也○潛室
陳氏曰死生人鬼雖幽明之事了不相關然天地間不過陰陽
聚散屈伸聚則生散則死伸為神屈為鬼有聚必有散有伸必
有屈理一而分則殊分殊而理則一非微昧不可究詰之事也

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新安倪氏曰告之以
所當先當先知者是即所以深告之○朱子曰事人事鬼以心
言知生之死以理言○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事君親盡誠
敬之心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交天前
時許多道理自家完具無欠闕須盡得這道理到那死時乃知
生理已盡亦安于死而無愧矣○事人如出則事公卿入則事
父兄事其所當事者所事鬼亦然苟非其鬼而事之則諂矣○問
未知生焉知死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才說破則人便都理會
得然須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
有親君臣有義若能一一盡得這生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
可知矣○問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
有死能原其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
也得於氣化之日初無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亦
氣而俱散無復更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內曰死便是都散了
○事君親敬長貴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死

神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躐等故此亦告之以是矣○太虛流行發育萬物人得之以有生氣之精者為魂知覺運動陽之為也氣之屬者為質形體陰之為也氣曰魂體曰魄高誘注淮南子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以其注乎形氣故曰神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亦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盡則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泊未氣生和不是聚結有謂一物但人分上合當儘其伸是理矛可以聚散言也人死氣雖終歸於散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可感通然已散者不復聚釋氏却是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也無是理也至伯有為厲伊川云別是一般須是為其人氣未盡而強死自是能為厲如子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蘇氏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人有箇父母活在這裏尚不曾奉養得死後如何會奉事○吳氏曰事人事鬼以術能之事言知生知死以所知之理言 圖 曰朱氏公遷曰子路問事鬼神私其祭祀之鬼神言而夫子之不語者是鬼神之妙也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

子樂誾侃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敎育之朱子曰誾誾者外和內剛德氣深厚所謂和悅而諍者也侃侃則和順不足而剛直稍多見矣前篇之訓固亦如此○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侃侃剛直之貌以二子氣象觀之賜之達求之藝皆是有才底人大凡人有才便自暴露便自發有這般氣象閔子純於孝自然有誾誾氣象○誾誾是深沉底侃侃是發露圭角底行行是發露得粗底○問誾誾行行侃侃皆是剛正之意如冉求平日自是箇退遜之人如何也解有此意思曰三子皆意思大同小異求賜是從見其意思子路則全體都在外閔子則又全不外見然也是思亦自在三子者皆有親敬問有懷必吐無有遮覆含糊之意○蔡氏曰此章當以侍側時爲主以觀四子氣象四子皆[illegible]子下交之失雖和悅而諍者得事上之宜剛直則施於敵已以下爲宜剛強則施於上下皆不當矣動容各適時中之謂禮觀四子侍師之禮可知其得失矣禮失其宜則凶悔吝之象可占之而見子路卒太子行行如此於他人可知○[illegible]於行行者有何樂殘峯饒氏曰疑若字終難說所以集註以爲或是曰字之誤朱子釋經之法到剋處且先說本文解後因却說破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音恢)之難(去声)○左傳哀公十五年衛孔圉(孔文子)取太子蒯聵之姊孔伯姬生悝太子自戚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与五人介被甲也与豭従之豭豚也欲用以盟迫孔悝於厠強盟之孔氏専政故劫悝欲令逐輙遂劫以登臺欒寧聞乱使告季子子路也時為孔氏邑宰召獲奉衛侯輙来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及言不践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避同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二人太子之黨以戈擊之断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朱子曰然者未定之辭聖人雖謂其不得其死使子路能變其氣習亦必有以處此○問由之死疑其甚不明若大義豈有子拒父而是之道而可以仕之乎曰然仲由之死也有些没緊要然誤處死之時乃在於委質之始○子路當人廣於精微處多未盡輒孔悝其心不以出公為非故也何以見得他如此如衛待子為政夫子欲先正名他遂以為迂可見他不以出公

我謂事理蓋自以爲善而爲之而不知其爲非義也○南軒張
氏曰孔悝被劫子路死之若不可謂之不得其死然其從孔悝
始聚之不善不幾於不得其死乎若此于可謂得其死矣然則
求生害仁者謂之不得其生可也子路雖不得其死毋此類固
不可同日語矣○新安陳氏曰夫子初謂由也不得其死然只如
乎常說死非正命之謂未說到不得死所先儒云感慨殺身
者易從容就義者難此是後來處死之得失使子路能因夫子
發言之而變其祖屬之氣習使夫子之言不中上也右龍寄哉而
仕以義而死則死得其所雖不幸中夫子之言而無負於夫子
之教不可謂之不得其死矣而子路殺子仲也惜哉[illegible]朱氏
公行之曰此以氣象言餘如不違如愚是顏子之氣象堂堂乎張
也是子張之氣象亦此類同言氣象見於容貌之間者也又顏
淵季路侍一章見二子之氣象見於言辭之間者如此子路
曾皙冉有公西華侍一章見四字氣象見於言辭之間者如此
然俗所謂做有高明廣大之氣象朋友共敝有勇知方有敦厚
質實之氣象顏淵之氣象則近於孔子之自然冉有公西華之
氣象則亞於子
路之篤實者也

○魯人爲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爲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名安石字介甫臨川人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雙峯饒氏曰先儒謂長府為藏貨財之府貨財之府無故而改為得無示人以崇利聚斂之意乎故閔子以爲當仍舊貫而不必改也○慶源輔氏曰古不改作必不得已者也改作府藏意必有可已而不已者故子騫以是諷之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声

言不妄發發必當去声理惟有德者能之南軒張氏曰有中中於理也○雙峯饒氏曰觀此章可見閔子誾誾之氣象如言仍舊貫如之何辭氣雍容似有商量未決之意此和悅意也繼之曰何必改作則有確乎不可易者此諍之意也長府之不必改作人或能言之朱子所以稱之者不特取其言之當理亦喜其言之婉而中節所謂有德之言也○新安陳氏曰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即此長府也改作之事經傳不載使因閔子而止則夫人之言其利博矣閔子本不尚言語而言必有中惟有德者能有言也專事言語者其言未必雍容簡當如此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覺軒蔡氏曰按說苑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曰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地故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家語辨樂解篇子路鼓瑟一段與此小異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喩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南軒張氏曰由以室言則升堂爲未至由宮墻之外望則升堂大有間矣聖人斯言非特以言子路亦使門人知學之有序也○慶源輔氏曰子路剛明而麤率之氣未除習其勇於行義欲事衣共敝及程子謂其達却便是堯舜氣象則其升堂可知至於以正吾

蓋迂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之類是未入室之驗也○雲峯胡氏曰正大高明形容堂字精微之奧形容室字精矣未入於室是子路已登而未深入精微之奧亦不入於室是善人未登而不能入聖人之室者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去爲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雙峯饒氏曰觀答問之一章及曾子稱其堂堂乎可見子張才高意廣觀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事可見其好爲苟難觀先傳後倦章可見子夏能篤信聖人之教而謹守之又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之言可見其規模狹隘○朱子曰二子合下資質是這模樣子張常要將大話蓋將去子夏便規規謹守看論語中所載子張說話及夫子告子張處如多聞闕疑多見闕殆之類如子張自說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此說話固是好只是他地位未說得這般話這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他便把來蓋去其疏曠多如此孔子告子夏云無爲小人儒又云無欲速無見小利如子夏自言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之類可見二子晚年進德雖不可知然子張之語終有慷慨激揚之氣子夏終是謹守規矩也

曰然則師愈與平声

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爲至賢知去声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慶源輔氏曰子貢所謂然則師愈與者以才質言也夫子所謂過猶不及者以義理言也以才質論之則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以義理論之則過與不及皆爲失中而於道均爲未至也○尹氏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夫音扶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慶源輔氏曰過不及生乎氣禀之偏中則指義理之當然處言也差之毫釐即謂過與不及也初焉毫釐過乎中與不及乎中耳過而不知所以自抑則過者愈過不及乎中而不知所以自勉則不及者愈不及積之至久則相去不啻千里矣○新安陳氏曰集註不過引中庸賢知愚不肖之說以發明過猶不及之旨非指子夏爲愚不肖也正文之意只言過不及均失中

耳聖人之教以下本文未有此意說聖人造詣二子而欲納之中道乃此章言外意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為去聲

周公以王室至親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求為季氏宰又為去聲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去聲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師道尊嚴而朋友親雖理固然也聖人愛人終無已天地之心也雖絕之而猶不忘乎愛雖不忘乎愛而事之當絕者又不但已此仁之至義之盡也○新安陳氏曰說鳴鼓攻之似是雖罪責甚嚴絕之耳集註謂猶使門人正救之於嚴厲之義氣中有愛厚之

仁言焉孔子之心微矣子其孰能知哉○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新安陳氏曰使能反身脩德則知吾身自有良貴而不急於仕矣○朱子曰人最怕貧賤務艱求之後却是自扶不起如云可使足民而反為季氏聚斂故范氏謂其心術不明他這所在都不自知他只緣以仕為急故也季氏見他所為如此又拔不出一向從其惡○問冉求學於夫子門弟子中亦可謂明達者今乃為季氏聚斂何耶曰冉求之失不待聚斂而後見自其仕於季氏則已失之矣當是時卿官重任皆為公族之世官其下則尺地一民皆非君之有士惟不仕則已仕則未有不仕於大夫者也使求仕於季氏能勸之黜其強僭而忠於公室則庶乎以貞之吉矣今乃反為之聚斂是使權臣愈強而公室愈不振也故孟子以無改其德而賦粟倍他日言之蓋不自知其季之未至而以從仕為士之常道以流靡而至此耳曰然則夫子曷不許其仕季氏而責之也曰聖人以不仕無義而猶望之以以貞之吉也○問以季氏之富而求也為之聚斂曰不問季氏貧富若季氏雖富而取於民有制如何害此必有非所當取而取之者故夫子如此說○南軒張氏曰冉有既為季氏之臣所當正救其非使之率法度今所不能正而又順其所為私門益以封殖則公室益以衰弱此

求之所以得罪於聖門爲深也原求所以至此蓋不能如閔子見幾而作因循陵遲而不自知焉○勉齋黃氏曰聚斂已自是先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於周公冉有本當強其今又聚斂以附益之則非義之中又非義矣聖人所以惡之深也○又學者

新安陳氏曰按國語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求訪諸孔子孔子曰丘季孫行而法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季氏卒用田賦左傳哀公十一年亦載此事所謂富於周公者此也蓋季氏欲變周公之法以自富其心猶不安於君子之論而使冉有問之冉有自止之可也不然聞孔子之言以反命而力止之可也又不然去之可也今不惟不能諫止而不能去反爲之宣力而不辭此夫子所以切責之也○雲峯胡氏曰春秋於哀書長而不書以聞子諫之力義此事書曰用田賦其爲冉有有所附之罪明矣朱子以冉求之失不徒見於聚斂而已見於仕季氏之初然則閔子之得豈不在於辭費宰之初歟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衛人愚者知去聲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上聲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賢遍反齒笑則見齒避去聲難去聲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

其爲人矣 家語弟子行篇高柴自見孔子出入於户未嘗越屨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致思篇蒯聵之亂子羔逃之走郭門守門者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從竇出入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朱子曰不徑不竇只安平無事時可也若當有寇盗患難如何守此以殘其軀此柴所以爲愚見聖人微服過宋只要去徑不竇之說不得然子羔也是守得定若更學到通變處儘好正緣他學有未盡處○柴也是箇謹厚底人不曾見得道理故曰愚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爲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爲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音角所以能深造七到反乎道也 朱子曰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捱得到透徹了方住不似別人只略綽見得些小了便休今一樣敏底見得容易又不能恁守鈍底捱得到略曉得處便說道理止

也更不深求惟曾子不肯放舍這事看來逐直是推尋到盡處所以竟得之○緣他質魯鈍不便理會得故著工夫遂見得透徹若要不會不得便放下了如何得通透終若魯而已若是魯鈍者即能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上落下多不專一○曾子遲鈍直辛苦而後得之○問參也魯魯却似有子夏之意曰魯自是不及不相似魯是質朴渾厚意思只是鈍不敏底恰似一箇物事久了些子便明了須用工夫方透聰明者所見雖快所造則淺○慶源輔氏曰遲鈍者不能方涉其藩而自謂入其奧者多矣曾子之資魯鈍初若難入一向求之不敢有易心及其誠篤而無始終作輟之殊所以其造反深也

師也辟辟婢亦反

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慶源輔氏曰子張務外留意於容儀

由也喭喭五旦反

喭粗俗也傳稱喭者謂俗論也慶源輔氏曰由粗俗夫子嘗以為野○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音御之使知自勵也南軒張氏曰愚則專而有所不通魯則質而有所不敏辟則文煩喭則氣俗此皆其氣稟之偏夫子言之使之因所偏矯厲而擴充也○問柴愚參魯師辟由喭此

乃其質之偏如此夫子言之所以發四子克其偏而使是全也然參竟得道統之傳何也勉齋黃氏曰愚者瞻辟者必誠實嗜

者知俗者夫魯則質厚而已未嘗不朋友者不識實未嘗粗俗比之三子已爭壽況質厚者爲之難一爲之則確實下工直用

力到底如弘毅如易簀等處此曰子見安得子傳道耶○慶源輔氏曰愚者知不明魯者才不敏便辟則質其內粗俗則略乎外

遺乎內則誠乎文畧乎外則文飾不偷此四子情質之偏也夫子所以言者欲使之自竟以治其偏而敀於中耳○厚齋馮氏

曰柴參近道而柴參疏通參也敏師由過中而師欠誠實由欠精密○雙峯饒氏曰四者皆指其所偏惟曾子能於終處用

工故後來一貫之唯至魯反成至敏所偏於魯者如何用工曰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而已之吳氏曰此章之

首脫子曰二字甚是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爲

一章二章語勢不類恐非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慶源輔氏曰此與易大傳其殆庶幾乎同屢空數音朔至空匱

也不以貧窶其矩反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

道又能安貧也問集註中言近道又能安貧又字似作兩截蓋樂道故能安貧而安貧所以樂道也朱子

曰世間亦有貧而安分者皆以為知道可乎○空為匱之謂諸書是何晏始以為虛中受道蓋出老莊之說胡氏嘗非之

聖人之言未嘗有是屢空而有間是頻復耳方其未空之時毋庸人要遠我且下文以子貢貨殖之亦見舊說之不可易也

潛室陳氏曰稟氣屢空到此境界不改其樂是樂天之事以此說顏子事理乎實與上文貨殖一相反而也合峻絕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去聲

命謂天命天所賦貧富貴賤之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史記言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注

云廢舉停貯也與時逐時也物賤則買而停貯貴則逐時轉易貨賣億意度音鐸也言子貢不

如顏子之安貧樂音洛下同道○新安陳氏曰貨殖是不如其安貧不受命是不如其樂道然其

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

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去聲時事至聞

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程子曰貨殖便生計較纔計較便是不受命不受命者不能順受正命也

〇蔡氏曰或者不審乃謂子貢真好利者夫樊遲學稼圃夫子猶以為小人豈有子貢而無一言以正之乎〇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慶源輔氏曰不受命而貨殖非樂天也億則屢中非窮理也人能樂天安命則心與理一自然發言中理不待億度若億而後中雖其才識之明亦幸而已其曰屢中則不中者多矣 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左傳定公十五年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此年公薨哀七年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問回也其庶乎屢空大意謂顏子不以貧動其心故聖人見其於道庶幾子貢不知貧富之定命而於貨富

之問不能無留情故聖人見其乎日所講論者多出億度而中矣子曰據文勢也是如此但顏子於道庶幾却不在此聖人謂其如此蓋見其於子貢不受命也在乎日聖人亦不足其貨殖而言○勉齋黄氏曰夫子之論回賜一則言其得道之不同二則言其處貧富之不異蓋承兩事反覆言之貨殖則不如屢空億中則不如其庶乎○雙峯饒氏曰此章與前章不同前章是指氣質之偏此章是言二子造道與用心之異庶乎與億則屢中對造道之異也屢空與不受命貨殖對用心之異也子貢好方人甚以顏子與之並言欲其以此自厲也【考】朱氏公遷曰貨殖回也回也其庶乎屢空皆即其所能而稱之顏淵子路子貢孟子皆爲以理自守者然守之近於自然者曾子也守之篤而其進未已者子貢也守之固而自許其能者子路也守之蔽而未免以己方人者孟子也是其所守者雖同而其氣象不同則如此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

亦不陷於惡有諸己也新安陳氏曰孟子曰有諸己之謂信此已是進信一步而說善人矣由不

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朱子曰善人是箇底資質一本子必元本子亦不入於室須是要

學方入聖賢之域○問善人之道曰如所謂踐曰未學者必謂之學矣之類又問如太史公贊文帝為善人意思也是曰然只

是循截截只到這裏不能故向上去所以說道不依樣子也自不為惡只是不能入聖人之室○問善人者未能有諸己乎南

軒張氏曰不能有之則安得善然所謂有諸己者則亦有淺深故善人謂其不能有諸己則不可謂其盡夫有諸己之道則亦

未也○慶源輔氏曰質不美則不可謂之善人然質美而好學則進進不已雖大聖可以循至又不止為善人而已也○雙

峯饒氏曰上一句是善人之所以為善人下一句是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所以不踐迹以其天資之美也所以不入室不能

進於聖賢之奧以其無學問之功也通釋朱氏公遷曰自賦質而言善人生質雖美然必學而後可以入道也自進德而言善

人有恒者皆有入道之資此其所以為可取也○董氏彝曰天資則一定而不可移學力則進進而不已有天資而無學力以

老之則然於為善人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言指論字貌指色字○程子曰論篤言之篤厚者也取於人者雖言之篤厚者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未可知也不可以論篤遂與之必觀其行事乃可也○雲峯胡氏曰君子者有德然有言中篤實外自然篤實色莊者有言不見有德外篤實中不然篤實○雙峯饒氏曰上言論篤下以論篤分君子色莊論篤亦可謂之色莊乎蓋色字所該甚廣凡形於外者皆可謂之色經傳中有專指面色言者色思溫是也有該貌而言者巧言令色是也有該言貌而言者此章色莊是也有該言貌行事而言者色取仁是也問色取仁如何見得該行事而言曰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而所謂色取仁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爲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禀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則於所當爲不患其不能爲矣特患爲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禀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禀失之弱不患其不禀命也患其於所當爲者逡巡畏縮而爲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胡氏曰勇於行者使之有所禀命則所行必審之不勇者不專勉其行則愈而益退縮專勉其行者非不禀命於父兄禀命自其所不能不得不教之耳○新安陳氏曰由求之問未必同時而未必互問問同答異未偶見而疑之非其能問則聖人造化二子之心誰知之哉前師商孰賢章尹氏所謂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之誠与此章參看正可相發明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

死汝音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鬪而必死也謝氏曰敢非不敢之敢乃果敢之敢○鄭氏曰回何敢死則是死生不在匡人而在子淵矣蓋匡人之所欲加害者在夫子而不在子淵故子淵之不亞爲之也得自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國語晉語欒共音峯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音嗣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族類也謂君之養我師之教我身生之恩同類也故壹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在父爲父在師爲師在君爲君也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況顔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爲師弟子者而已慶源輔氏曰顔淵之於孔子蒙[illegible]之教得聖道之傳眞所謂受罔極之恩者恩深則義重信非他人爲師弟子之比○雙峯饒氏曰夫子之於顔淵愛而極其至義雖師生恩猶父子所以爲恩義兼盡矣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去聲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illegible]

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爲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問孔

子不幸而遇害於匡則顏子死之可乎程子曰今有二人相與爲行則患難有相死之道況回於夫子乎曰親在則可乎曰今

有二人相與搏虎其致死悉力義所當然也至於危急之際顧曰吾有親則舍而去之是不義之大者也其可否當預於未行

之前不當臨難而後言也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則如此義何曰有可者遠行搏虎之譬也有不可者如游俠之徒以親既亡

乃爲人報仇而殺身是刁民也○問顏路在顏子許人以死何也朱子曰事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別不許友以

死在未遇難之前乃可如此處已遇難卻如此說不得○孔子但顏回遇害故曰吾以汝爲死矣顏子答曰子在回何敢死語

謂孔子既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若使孔子遇害則顏子只得以死救之也○慶源輔氏曰孔子遇難則顏淵有致死之義孔

子死焉則顏淵無致死之理今孔子既免而顏淵相失在後以有不知而死則非義矣故其既來而孔子逆謂之曰吾以女爲

死矣者恐其誤也而顏淵復之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道其實也其意若相及而實相承蓋淵之於孔子雖曰未達一間至此

等語殆相去一矣○趙氏曰死生亦大矣云何敢死則不以死爲事而以不輕於死爲重也○潛室陳氏曰朋友以患難有

切死之義謂各盡其扶持救衛之道無委棄之理若死不死則有幸不幸存焉非必輕死赴鬪謂之相死也○吳氏曰子在回何敢

死則子不在回何敢不死甚明子不在非所當言也故言子在以見意語者常於句內增一不字而反正互覌之則較然矣顏子以德行備而長於說辭也豈諸子所能及哉通考朱氏公遷曰此見聖賢處物之義餘如孔子言殺身成仁孟子言舍生取義皆明處憂患之道也朱子曰孔子之言是以仁決之孟子之言是以義決之盡仁人不以所惡易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與平聲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慶源輔氏曰二子以聖門高弟而仕於季氏雖視顏閔為慊然其德望才業固非常人比季氏之家其必知所尊敬矣故子然以此自多而發問也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慶源輔氏曰季然自多其家得臣二子而發問則其言色之間必有矜大之意且大臣既非家臣所可當而二子又不足以盡大臣之道故特貶以抑之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朱子曰不

可則止謂不合則去○勉齋黃氏曰以道事君謂審出處之宜盡責難之義必守義之正道而不容枉以苟順君之私欲也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勉齋黃氏曰大臣者異乎群臣而超乎其上者也具臣者齊乎群臣而混乎其中者也以道謂審出處之宜盡責難之義不可則止謂進不以正言不見聽此大臣之所以異乎具臣也

曰然則從之者與 與平聲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 難去聲 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

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問孔子言由求為具臣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由求如是而已乎龜山楊氏曰弑父與君言其大者言小者不能不從故也若季氏旅泰山伐顓臾而不能救之之事是已又問然則或許其升堂且皆在政事之科何也曰小事之失亦未必皆從但自弑父與君而下或從一事則不得為不從若弑父與君則决不從矣進此一等便為大臣如孔孟之事君是也故孔孟雖當亂世而遇庸君之主一毫亦不放過○問仲由冉求氣質不同恐冉求未必可除仲由終是不屈朱子曰不要論他氣質只這君臣大義他豈不奪聖人也是知他必可保然一死於臨難是要事死於不可奪之節是雖事幾出門去事君這身已便不是自家底所謂事君能殺其身是也如做一郡太守一邑之宰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這不成休了便當以死守之亦未為難惟卒遇君臣大變利害之際只爭些子這識是難○南軒張氏曰弑君父不從何由求而能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始也惟利害之徇而已履霜堅冰之戒馴習駸駸以至從人弑逆者多矣如荀彧劉穆之之徒始從操裕豈遂欲弑逆哉惟其漸漬順長而勢卒至此耳雖升自弑逆以下苟一事不道而苟從之則皆為失大臣事君之義如由求未免乎是也至如他人因循以陷於大惡則由求不至

是也○胡氏曰方子然問仲由求以誇人故夫子極言其失大
臣之道及其欲資由求以助已故夫子又言其有人臣之節應
然之頃可以沮僭竊扶綱常之重聖人之言也○厚齋馮氏曰子
然季孫意如之子意如逐昭公者也子然習於其父之所爲懷
無君之心久矣今得臣二子故問夫子蓋將君魯而以爲大臣
也既抑之以具臣及其以從之爲問或者以弑父弃君察從揃
之○新安陳氏曰弑逆非不可之大者歟乎苟能不可則止者
弑逆必不從未能不可則止者未可保其必不從也由求其
君臣大義固熟聞之但察之恐未精耳觀由於昭公未爲之
死求於伐顓臾惟知爲季氏子孫憂故又子君臣之義能精察
之否乎夫子於此實欲折季氏之
不臣豈許由求爲死節之臣乎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子路爲季氏宰而擧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音扶下同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厚齋馮氏曰成
人有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羔將爲成宰遂爲衰蓋子羔質
厚有德可以化民子路以費數畔難治所以特求之然子羔雖

重厚有德而未學則理未明而用必窒遽使之治數畔之邑非所以全之也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以爲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

朱子曰佞未是諂佞是口快底人事來聞是一番話臨時撰得許多也將可見其佞○子路當初使子羔爲費宰意本不是如此只大言來答孔子故惡其佞

○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蓋道之本在於修

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册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朱子曰子路非謂子羔可以為政但謂為之不必讀書耳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為學也捨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既失之矣況又責之中材之人乎然子路使子羔為宰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夫子之言而說此以自解耳故夫子以為佞而惡之○三代以上六經雖未具考之書禮則舜之教胄子敷五典與成周鄉官樂正之法所以教夫素成之才者蓋有道矣三代而下則既有書脩己治人之術皆聚於此學者豈可不之讀而遽自用乎苟謂不必讀書將自恃其聰明率易妄作而無忌憚其失不但卑陋而已○南軒張氏曰子羔學未充而遽使為宰其本不立而置之於事物酬酢之地豈夫子有戕夫人之歎夫民人社稷固無非學然學必貴於讀書者以夫多識前言往行古之人所以蓄德者實有賴乎是德立於己而後可以言無適而非學也如子路之言將使學者以聰明為可恃而無敦篤潛泳之功其甚至於廢古而任意為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子所以責之之深也○慶源輔氏曰

學之既成而仕以行其學猶恐動與靜違用與體乖而或自失其宜者況於初未嘗學而可遽使即仕以爲學乎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

晳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爲用也

東陽許氏曰夫子之於弟子於其平日言行問答之間知其才力之所至然其將有所待而欲爲之志則不能知也問之者欲知其自知之如何使之知有未至而自厲非獨觀人亦所以教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

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

之乘去声饑音機饉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

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

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厚齋馮氏曰子路率先諸子又勇

作道故夫子有問必先諸子言之其言卑毋有皆以三年爲斷蓋古者三載考績要世成也夫子亦曰三年有成○新安陳氏

曰國介居大國間勢難爲常兵荒發時難爲饑餓寧強且化民使義必服教蓋兼兵而後能也子路蓋似其實有才展盡底蘊而言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

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

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己所能

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辭益遜朱子曰子路使民非若後世之孫吳冉有足民非若後世之管商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相去聲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己志而先爲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新安陳氏曰求之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今赤若欲從事於禮樂則又是以君子自居故以先爲遜辭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形甸反曰會殷覜音眺曰同周禮春官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爲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更遞而徧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時聘曰問殷覜曰視時聘亦

無常期夫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蕆潰爲小礼殷覜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礼衆聘焉五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慶源輔氏曰周礼所謂殷即衆也覜即見也

端玄端服章甫禮冠

慶源輔氏曰凡有玄端而冕若玉藻天子龍衮以祭玄端朝日諸侯玄端以祭是已有玄端而冠者朝玄端夕深衣是已有玄端而章甫如章端章甫是已有玄端而委貌若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是已鄭玄端取其正謂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廣袤等也然則玄端之服古者君臣皆得服之章甫緇布冠也夏曰毋追商曰章甫周曰委貌其制相比皆以漆布爲之蓋三代常用所通之冠也

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厚齋馮氏曰會同諸侯朝於天子之礼也而兩君相見亦曰會又有同盟當是時諸侯朝於天子寡矣蓋之言當爲兩君相見而設夫擯詔礼樂之末也小相又擯詔之昧也二子以子路蒙哂故其辭謙如此子華又謙於冉有也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

點也鏗苦耕反舍上声撰士免反莫冠並去声沂魚依反雩音于喟苦位反

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張存中曰史記仲尼弟子傳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曾點字皙曾子參之父孔子冉有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按史記家語載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則曾點必少孔子十餘歲今居子路之次希間去声歇也作起也撰具也朱子曰曾點所見不同方侍坐之時見二子言志想見有些下視他幾箇作而言曰異乎三子者之撰着其意有鳳凰翔于千仞底氣象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音夾之衣新安陳氏曰單衣袷衣袷衣至此時則衣無絮也浴盥音管濯也今上巳祓音拂除是也問浴之爲盥濯祓除奈何曰漢志三月上巳祓除官民潔按東流水上而蔡當引此爲證是也韓愈李翱遂謂浴川谷之非禮而改浴爲沿不察此耳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音善樹木也詠歌也通考巴川陽氏格曰魯秉周正朔莫春建

情則四時寒煖之代序與裘葛衣服之異宜有與時偕行自樂辰之月豳風春日載陽蠶桑之時也曾點舍瑟之對𢖍味其辭

於天地生物同一春意若以暮寅月沂水在魯方解雩壇之風之妙沂水在魯城南當是時也風和日暖景明物熙童冠詠歌

豈寒浴詠歸其時矣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音扶人欲盡處天理流

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新安陳氏曰此二句是就本文復玩味以想像曾點胸次而於無中

看出故其動靜之際從七容反容如此朱子曰曾點都不待著氣加說只是他見

得許多自然道理流行發見觸處皆是但舉其一事而言之耳看他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從容與豫悠然自得處無不是這

箇道理今人讀之只做等閑說話當時記音忌是多少仔細又曰門人詳記舍瑟事欲見其從容不迫灑落自在之意耳○慶

源輔氏曰理欲不兩立須是人欲淨盡然後天理自然流行隨事隨處不待勉强用力自無纖毫欠缺處然惟聖人乃與理一

而後能體用兼備自然而然若曾晳則以天資之高而於此有得見焉耳故集註著有以見夫四字便自斷得曾晳斷齊之分量

分曉與後面程子所謂曾點狂者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之說相應而其言志則又不

過即其所居之位樂音洛其日用之常初無舍上聲己爲去聲人

之意胡氏曰點言其所居至之常者莫春融和之時沂水祓除之事安其明得游詠自得乃其分所宜爲而日用所可爲者也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者如必得國而治之然後見其用則是有我者輕在人者重人必知我則有以自見人不我知則將無所用於世矣此點所以異於三子者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見形甸反於言外新安陳氏曰直紬至於之妙於一句細分之上下同流接天地字各得其所接萬物字○集註此一節二十二字又是自無形容出來其言外之妙趣可以尋常辭書訓詁併貼之例求之必待李方進眼目高後自然默會之可也○慶源輔氏曰即其所居之位非出位之思樂其日用之常則無作意之爲便見得曾點不願乎外無入而不自得之意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識得點之事實胸次悠然以下數句文意容得點之樂處集註此一段凡三次改削然後見得吾子實文章者當深味之視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嘆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程子曰曾點已得事理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幾箇好朋友行樂夫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問夫子何以與點也曰以三子之覶言所志也

點獨鼓瑟其聲澹然若無所營者及夫子問之然後瑟音少間乃
舍瑟起對焉而悠然逍遙在於孝肯是所存者乃夫子恕安
之然後不得已而言而其志之所存又未嘗少出其位蓋莊然
若將終身焉者此夫子所以與之也曰何以言其與天地萬物
同流各得其所也曰暮春者之日生物暢茂之時也春服既成人
偕知適之樂也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長少有序而和也沂
水舞雩魯國之勝處也既浴而風人詠而歸樂而得其所也夫
以所居之位而言其樂雖若止於一身然以心而論則泊然謂然
天地生物之心聖人對將育萬物之事也夫人安所物我內外之
間哉程子以爲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者正謂此也或
曰曾晳胸中無一毫事列子御風之事近之然乎曰聖賢之心
所以異於佛老者無意必固我之累而所謂天地生物之心
對時育物之事者未始一息之停也若但曰曠然無所作爲而
無係累是亦何以異於虛無寂滅之學而豈聖人之事哉○
這道理處處都是事父母交朋友都是這道理接賓客是接賓
客道理動靜語默莫非道理天地之運春夏秋冬莫非道理人
之一身便是天地只緣人爲人欲隔了自看此意思不見如曾
點卻被他超然看破這意思夫子所以喜之○孔子與點蓋與聖
人之志同者蓋都是自然底道理安老懷少信朋友天理
流行觸處皆是暑往寒來山川流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
無非這道理學者須是將習之所是窮此理孝弟仁之本只實
此理所以貴乎格物者是物物上皆有此理此聖人事點見得

到事事物物莫非天理初豈是安排得來安排時便湊合不著這處便有甚意思來自是要著安得私意聖人見得只當閑事曾點把作一件大事來說他見得這天理隨處發見處處皆是天理所以如此樂○曾點見得道理大所以堯舜事業優爲之視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固有間矣是他見得聖人氣象如此雖超乎事物之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是箇無事無爲底道理卻做有事有爲之功業大擔大事也做得小事也做得此所謂大本所謂忠所謂一者是也○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須見得他因甚到得如此若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做得堯舜事業處不可以一事言也○曾點見道無疑也不累事其胸次灑然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故雖夫子有如知爾之問而其所對亦未嘗少出其位焉蓋若將終身於此者而其語言氣象則固位天地育萬物之事也○曾皙不曾見他工夫只是天資高如莊子說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這便是如聞莊列之徒皆是他自說得恁地好所以夫子要做裁正之若是不裁只管聽他恁地今日也恁地所詠做闌日也恁地所詠做卻做甚麼合殺○曾點與三子只是爭箇絲曾點與漆雕開只是爭箇生熟曾點說得驚天動地開較穩貼三子在孔門豈全不理會義理只是較粗不如曾點之細○謂子路爲治只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三子卻分作兩截看了如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下之事中學者所當爲須先教自家身心得無欲直得他胸在身志氣如

神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矣○曾點以樂於今日者對三子以期於異日者對笑者須是有三子之事業又有曾點之襟懷方始不偏蓋三子是就事上理會曾點是見得大意曾點雖見大意又少卻事上工夫三子雖就事上學又無曾點脫洒意思○新安陳氏曰曾點所言想正對莫春之時使非對景而言亦無意思又按三子所言者事功其志實而小點所言者理趣其志高而大點不及三子所行之實三子不及點所見之高以一時所言觀之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而點超然於理趣之高宜夫子獨與之也自今而論學者必有曾點見處之高以立其體有三子行處之實以達於用始爲無弊不然鮮不流於狂矣

考仁山金氏曰與點所以激三子下之雜所以實曾點

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夫三之夫音扶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朱子曰禮者理之顯設而有節文者也言禮則理在其中矣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曾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彼檢反)辭蓋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爲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去聲)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新安陳氏曰此條專言三子言志平實無高遠之弊)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

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去声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問曾點言志如何是有堯舜氣象朱子曰明道言萬物各遂其性此句正好看堯舜氣象且看莫春時物態舒暢如此曾點情思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處堯舜之心亦只是要萬物皆如此耳然曾點却只是見得未必能做得堯舜事業孟子所謂狂士其行不掩焉者也○行有不掩非言行背馳之謂但行不到所見處爾曾點之學無聖人爲之依故怕有老莊意思亦未便做老莊只怕其流入於老莊○二子所志雖皆是實然未免局於一君一國之小向上更進元得若曾點所見不是大根大本使推而行之則將無所不能雖其功用之大如堯舜之治天下亦可爲矣蓋言其所志者大而不可量也譬之於水曾點之所用力者水之源也三子之所用力者水之流也用力於流分之處則其功止於一用力於源則放之四海亦猶是也曾點雖行且志則恐未能掩其言故以爲狂者也○潛室陳氏曰凡狂者志高而行不副謂其志高蓋見大意而聖人與之惜其行不副也於見大意終不入聖人之室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去声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問程子云子路只緣不達爲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這氣象如公西赤冉求二子語言之間亦自謙遜可謂達禮者何

或卻無曾點氣象子〇二子只是曉得那禮之皮膚曉不得那禮之微妙處若曉得禮便須見得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底自然道理處曾點卻見得這箇氣象只是他見得了便休須見得行所以不把當事如看見得了又從頭去行那裏得來〇問三子皆事爲之末何獨子路達得便是這氣象曰子路才氣去得他雖粗暴些纔理會這道理便就這箇地位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上面卻是這箇氣象求赤二子雖是謹細卻只是安排來底又便是他才氣小了子路是甚麼樣才氣〇問子路許使達得卻只是事爲之末如何比得這箇曰若使時事都見得是自然底天理理會得這理雖事爲之末亦是理也莫春者春服既成何嘗不是事爲來〇問爲國不循理則必任智力不任智力則循理不能出此二道點有見乎化育流行之妙天地萬物之理明自然而舉者但言不以私意撓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此堯舜事業也子路則以才氣之粗自以爲當時敗壞不可支持之處而吾爲之前能使之有成子路識足以任此矣然不免有任智力之意故其氣激昂而氣象勇銳不若曾點之閒暇平和也〇是〇到爲國以禮分上便自理明行然有曾點氣象〇潛室陳氏曰爲國以禮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事各當事物各當物綜日在天理下此堯舜氣象〇雲峯胡氏曰以三子之言子路未達爲國以禮求赤於禮樂亦未敢當赤則若有志於禮樂而所言宗廟會同之末耳又曰三子皆欲得

國而治之故夫子不取新安陳氏曰以夫子與點分別而言之故蓋夫子不取非謂夫子真不許其得國而治之也

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音洛而得其所也

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去聲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朱子曰曾

點見他得到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無虧無欠是自然如此看其見便是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底意思

曾點便見得到這裏却只不曾得到這裏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朱子曰一箇見得這箇道

大綱意思於細密處未必便理會得如千兵萬馬他只見得這箇其中隊伍未必知○曾點見雖高漆雕開却確實○新安陳氏曰參

相反父子間有云太子同點天資高明用志遠大故能先見其本往往於事為間自不肯用力者參也三省隨事用力旋旋理

去一貫之語必俟夫子告之而後知然一唯之後本末兼該用生備一是從下做到一日是若是見得及事直之往往在其父參

而在其子處寅見之分李者必有以辨之○問孔門英才多矣何為不得斯而獨於得之四參不必類乎點也而又抑與道

文傳可也勉齋黃氏曰資稟高則不局於卑志量大則不滯於小見識明則異議不能惑趨向正則外誘不能移此曾點之所以人不能及故人品不同見學之志所異人為於堯舜之事者然一見而超然解悟有終日研窮而竟無所得者亦無徑點之有得之若顏子則其資稟志量見識趨向當無異乎點而深潛純粹淳實中正必有過於點者故其見雖同而其得則異於點也點之子參其見不及乎皙而其學則近於實以其用力之篤則遂身固學而非點所及也曰皙之不及乎回參而卒未免為狂者之故何也曰天下之理固根於人心而未嘗不形見於事物為學之方固當存養乎德性而亦不可不着察乎實行是以精粗不遺而表裏如應內外交養動靜如一然後可以為聖學之全功也點之志則大質則高識則明而則達然深厚沉潛淳實中正之意有不足焉則見高而遺卑見大而略小見識有餘而行不足趨向雖正而行則違然所以不及乎回參也雖然自回參而論之點識有未至自學者論之點之所見豈可忽哉觀規規於文義之間事為之末而胸中無所見者亦未易以狂譏點也○新安朱氏公遷曰此皆即其所志而言之也若伊尹之志是後賢追論其志也彼伊尹顏淵有隱顯之同而伊尹之志則顏所能為也求赤視顏氣象差小而所言皆其能事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一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二

顔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勿軒熊氏曰此篇多記孔子弟子及大夫問答十章君大夫問六章夫子之言五章曾子子夏子貢各一章

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皆心之德而仁包義禮智故曰本心之全德克勝也朱子曰聖人下箇克字譬如相殺定要克勝得他亦別無巧法如孤軍猝遇強敵只是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克己己謂身之私欲也問己私有三氣質之偏一也耳目口鼻之欲二也人我忌克之類三也孰是夫子所指朱子曰三者皆在裏看下文非禮勿視聽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胡氏曰耳目口體之發皆因己而有故謂之私復反也慶源輔氏曰反猶歸也如舒者之反於家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朱子曰所以喚做禮而不謂之

一物者有著實處只說理却空去了這箇禮是那天理節文教人
有準則處所以謂之天理之節文者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
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有君臣便有尊卑
底節文有父子便有事父底節文其他莫不皆然○慶源輔氏
曰天理即全德也節者其限制等級也文者其儀章條理也不
曰理而曰禮者理無形而禮有實以其有品節文章可以依據也

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
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
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勉齋黃氏曰心之全德莫非天理則言仁

而禮在其中事皆天理而心德復全則言禮而仁在其中皆以
天理為言則仁即禮禮即仁安有復禮而非仁者觀其曰事皆
天理者以視聽言動之屬乎事也復於禮則事皆合乎天理
矣○雲峯胡氏曰集註始言仁者本心之全德至此則本心之
德復全也一全字即是本來全字不過能復其本然者耳○程
子曰克己之私既盡一歸於禮此之謂得其本心○朱子曰一
於禮之謂仁只是仁在內為人欲所蔽如一重膜遮了克去己
私復禮乃見仁仁禮非是一物○問克復工夫全在克字上蓋
是就事物上動處克將去必因有動而後天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
所決擇而用力也若如此只是待動方用克若待發動而後克

乃是就發處用克去萌時也復發其精則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問克己復禮如何分精粗曰若以克去己私言之便克己是精底工夫到禮之文有所欠闕便是粗者未盡然克己又只是克去私意若未能有細密工夫一一入他規矩準繩之中便未是復禮如此則復禮乃是精處○克去己私己私既去天理自復譬如塵垢既去則鏡自明瓦礫既掃則室自清○克己是大段工夫復禮是事事皆落腔窠克己便能復禮步步皆合規矩準繩非是克己之外別有復禮工夫也○禮是自家本有底物所以說箇復不是克己了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來克得那一分底己去便復得這二分禮來○克己便要復禮克己而不復禮則雖亦蹈於寂滅人只有天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便是人欲即無不屬天理又不屬人欲底且如立如齊是天理跛倚是人欲克去跛倚而未能如齊即是克得未盡卻不是未能如齊之時不係人欲也須立箇界限將那未能復禮時底都把做人欲斷定○新安陳氏曰禮有專言者有偏言者恭敬辭讓偏言之禮也此禮兼仁專言之禮也克己復禮則天理流行而仁在其中專言之禮仁在其中矣通釋勿齋程氏曰克勝其私欲學者盡

克己盡其私欲反天理說得是曰復禮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新安陳氏甚速以一

言至大以天下言○朱子曰克己復禮事事皆是天下之人聞之莫不皆與其仁也○天下以仁稱之非是一日便會

如只是有此理人稱不稱固我之事思仁者其效如此至速此○天下皆與其仁伊川云稱其仁是也如此說得實楊氏以為

皆在吾之度內謂見吾仁之大如此而天下皆囿於其中說得無可尋吕氏詞意大概皆有載國同意○覺軒蔡氏曰天下

之大人人皆稟受此仁歸其真能克復為仁即此仁猶與天下之人兼濟得爲謂以天下皆以仁稱之又言為仁由

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

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

一○雙峰饒氏曰日日克之以下乃朱子推本文之意謂言之恐人謂一日如此便了但是日日接續用功如日三省之

日日日克己而無少間斷機決於己而當雖則私欲方萌盡而天理自然流行矣須見味淨字淨盡無一毫不盡之謂

也○朱子曰今日克復是今日事明日克復是明日事克己復禮有幾多大工夫須日日用工○為仁由己這都是自用著力

使他人下著到私欲盡後便粹然是天地生物之心○雙峰饒氏曰一日之語見於論語者二一日用力於仁指其用功之日

而言也二一日克己復禮指其成功之日而言也可以知之東萊呂氏曰戰而獲勝之者後者失而復還之謂此皆用力而成功者故言

文以此爲仁而下文許以天下歸仁以成功之效言之也然則
欲克己而復禮者果何所用力耶曰爲仁由己用力之機要也
非禮勿視聽言動用力之目也欲
收克復之功者其亦勉諸此而已矣

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也

問歸猶與也謂天下
皆與其仁却載程子語天下歸仁謂事事皆仁恰似兩般朱子
曰惟其事事皆仁所以天下歸仁○若據這事使無可慊之地於那事
亦如此得恰好所以天下皆稱其仁若有一處做得不是必被人
看破了○問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曰人能克己則日間所行
事事皆無私意而合天理耳○問一日之間如何得事事皆仁
曰一日克己復禮了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爲事事皆仁雖不見
一人亦不害其
爲天下歸仁

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雲峯胡氏
曰常克人欲之私是理勝欲能克性質之偏是德勝氣集註克
己兼人欲去會氣質故復引謝氏說以足之○問此條是氣
質之性否朱子曰然若無難易凡氣質之偏處須從頭克去
謝氏恐人只克得裏面小小不好處氣質而忘其難故去然○
人之氣稟有偏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質剛底人則見剛處多
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

饒從說偏處去說○跛倚踞傲未必盡是私意亦有性坦率者
伊川云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妄也亦須克去○問顏子問
仁與問為邦是從後曰有克己復禮工夫方始得四代禮樂底
事○克己之己未是對人物言只是對公字說猶曰私耳
古已以極口稱揚遂以為己既不可以我之界劃天下之大莫
天字在吾心中說得寸地大於人自是其狹然不知未是加
此問上截之意與下文克己之目全不干涉此只是自修之事
古之講著外面在四復是隱地思之○初無奇驕作我蠢賊只說
得克己上一边知不說復禮處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際謂二者界限已判然矣故不復扶又反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請克己之條目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去声禮

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朱子曰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便禁止之便克去○問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何待下此四勿工夫曰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用力畫截斷了他力量大聖人便教他索性克去○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曰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如此類工夫卻易細處難明總不遠便是不自覺德惟聰然非德是不聰如此類工夫卻難視聽言動上有些箇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問視聽言動之間所當為者皆禮也所不當為者皆非禮也其非禮則勿以正焉則是克己之私而復於禮矣其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內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也內外交進為仁之功盡矣所以用力其機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為天理自是而流則為人欲自是而克念則為聖自是而罔念則為狂特毫忽之間學者可不謹其所操哉○雲峯胡氏曰此章緊要在勿字故集註與下章解此二字為心為一身之主而將為三軍之主一身耳目口體雖於從令猶大將之旗一麾而一軍坐作進退惟其所令也○新安陳氏曰非禮者己之私禮者天理之公非禮勿視聽言動即所以克己而所視聽言動皆合禮即所以復禮也能如是則日用間莫非天理之流行而仁在其中矣事如事事之事書說命篇去非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史記曰參稱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不事丞相之事○將

安陳氏曰事書上事字是用力活字下事字是死字請事斯語顏淵默識其理又自知

其力有以勝乎之故直以為己任而不疑也朱子曰顏子克己如紅爐

上一點雪○雙峯饒氏曰如語之与回言終日回於吾言無所不說之子子曰多每講論皆是博之以文到此四勿正是約之以

禮○顏子所克之己私只是微過不是顯過顯過易見微過難見也○程子曰顏淵問克己

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

朱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乃勢之自然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之所由中而出徒言其理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工夫也制於外

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工夫處全是自外而內截斷根之意○問克己工夫從內面做去反說制於外如何曰制卻在內又

問此是說仁之體以又用曰制於外此是用不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進進上去[illegible]及之意

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慶源輔氏曰心出入無

將莫知其所向有形迹可見然操則存舍則亡而操之之要只以視而為則而已蓋人之視最在先遇不當視者才起一念要

視他便是非礼故當以是為操心之則○陳氏曰心虛靈知覺事物縱觸即動而應無迹可尋起處○胡氏曰心兮本虛者

之妙應物無迹者用也體無所窒則用無所滯此其本然也○勿齋程氏曰目者一身之鑑五行精華之所聚故心施功目動則

心必隨心動則目必從心之虛靈千變萬化欲加操防先以視為準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蔡氏曰蔽指物欲之私而言中指心之体而言即天理之謂也物欲之蔽接於前則於体遂之而迁矣

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朱子曰人之視聽言動視最在先為操心之準則此兩句

未是不好至蔽交於前方有非礼而視故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則克己而復礼也如是工夫無間斷則久而自從容純熟矣故

曰久而誠矣○陳氏曰物欲克去於外則無以擾吾內而天理尊矣○許氏曰制是於天理人欲之界上截然限斷使不正

之書非礼之色不得以接於吾目克己即制之於外復性即以安其內○胡氏曰克己復礼者言上文乃安必用力於此也久

而誠矣者非禮勿視業是仁真積力久自然誠實不可諱之本也○蔡氏曰始而克復有以用吾力久而誠則私欲淨盡長稟

一貫自無所容其力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彜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

亡盡矣子曰四者雖相爲切能以先言視而視箴之說尤重於聽○新至則智足以知之以有好惡誘是自然而
此宗好惡無節發內知誘於外方始不好去○慶源輔氏曰人心稟之常性乃得之受天而聽其所當聽不聽其所不當聽
者即秉彝之性也○胡氏曰不言聽而言知誘者知之初亦若聽之後因知而此心若之動故以知言其實一也○陳氏曰
安指形氣之感而言物欲之交而知覺則遂亡其引去矣化則無之相忘如一而無彼我之間也卓彼先覺知止
有定閑邪存誠朱子曰傷閑其邪安於外而存其實理於內也非禮勿聽朱子曰視是將事
底引將去所以安其內聽是聽得外面來所以閑邪存誠○視每看見一不同聽每聞一不同如非禮之色若過目便過了
不可有要知之之心非禮之聲若入耳也過了不可有要聽之之心○問視箴何以特說心聽箴何以特說性曰互換說也得
意謂太開眼便錯了所以說心上去人有秉彝本乎天性道程本自在這裏卻因雜得外面言語來誘之所以就性上說○
徐氏曰云云聽之說亦可移爲視箴用殊不知視是自內而引出外聽是自外而入內視爲先聽次之所以視箴說得尤
切○雲峯胡氏曰聰聽之不正之色又是前一截來故曰蔽交於前其中則是耳有不正之聲左右前後皆可來故曰知
誘物化遂亡其正曰與物誘於外故當制之於外以安其內與聽在內者知止有定乃可爾其言箴

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輔氏曰躁急妄僞[illegible]乎爲氣所動故靜不爲欲所動故專外不躁則內靜外不妄則內專此一篇關要處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去聲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書曰惟口出好興戎蔡氏傳曰好善也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陳氏曰門之闔闢斯繫在樞弩之張弛斯繫樞機人心之動有善惡由言以宣之而後見於外是亦人之樞機也○蔡氏曰出好則吉則榮興戎則辱則乎發於口者甚微而召於彼者甚捷可不畏哉傷易去聲則誕傷煩則支[illegible]輔氏曰易則心不管攝故必至於妄誕煩則心不精一故必至於支離己肆物忤五故反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朱子曰上四句是說身上最緊切處須是不躁妄方始靜專自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下去剳是樞機興戎出好四句是說謹言底道理下四句却說四項病痛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則物忤出悖則來違○言箴說許多病痛後頭起至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是說身上謹傷易則誕至出悖來違是說謹於接物間都說得周備○陳氏曰易者輕快之謂躁則傷於易誕者欺誕之謂而易中之病也煩者多數之謂妄則傷於煩支猶木之枝從身之旁而迸出者煩中之失也○蔡氏曰易則誕由其妄而不專也煩則支由其躁而不靜也

內不輕發己肆而物忤不專出悖而來違○雲峯胡氏曰
易是輕言煩是多言肆是放言悖則絕乎不善之失朱子以爲是
四事病二者家只解發躁妄兩字非矣 其動箴曰哲人知幾平聲下同誠之於思
志士勵行去聲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朱子曰哲人志士說兩般
人哲人只於思慮間便見得合做與不做志士便於做出了方
見得是兩般大抵順理便安裕從欲便危險○思是動之微
爲是動之著這箇是說動之精粗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爲於外
不可不守看文字須得箇骨子諸公且道動箴那箇是緊要答
曰順理則裕曰要連從欲惟危都是這是生死路頭○陳氏曰
此上文二者之動[illegible]微頭不同然循理之公則皆無餒於中故
裕從人欲之私則[illegible]心於下故危造七到反次克念戰兢自持慶源輔氏曰造次克念不息之
誠也戰兢自持敬謹之體也○覺軒蔡氏曰造次克念以誠於
思言凡言者動於心不可不存克念之誠戰兢自持以守於爲
言凡言者動於身不可不加自持之念○陳氏曰雖急遽苟且
之時亦必識之於思則其涵養之功密矣常加恐懼戒謹守之於
爲則其操存之力篤矣習與性成聖賢同歸覺軒蔡氏曰聖性之也謂哲人賢習之也謂志士
其成功一也故曰同歸○新安陳氏曰商書曰茲乃不義習與
性成此伊尹之言本謂習於惡而與性成者程子引用此句則

言習於善而與性成者也此性字蓋以氣質之性言與上文本
乎天性之性不同天性乃以天地之言也)微菴程氏曰物
欲之外至禁防於視聽俾仁之全體湛然清明無一毫之或
蔽私欲之內萌消殞於言動俾仁之妙用割亭參叉無中節
無一毫之或乖見非視聞非聽見聞非動視聽為動勿視勿聽
則不動矣私意思須而言洪範五字以又愛必以勿言為心
也真氏謂勿指心而言非礼參視勿蔽戒証以存養也覌制之於
發外以安其內及閑邪存誠之語可見防以防其外入心動於
內也声色之華礼雖莫顯而在外過其外者乎能入能禁防之記
視聽則此仁之全体湛然清明矣非礼勿言勿動謹獨以研幾
也覌人心之動發於靈妄及誠之於思守之於為之語可見所
以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也念慮之非礼雖出幽而在內萌於
內者不能自己能警省於言動則此仁之大用割制中節矣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
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
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
親切學者尤宜深玩慶源輔氏曰非顏子之明睿則雖告克己復礼天下歸仁之說必不能察其
理人欲所由動之幾而遂請其條目非顏子之剛健則雖告以為仁由己與四勿之說亦不能致勇決於此而遂以仁為己任

此夫子所以獨以是告顏子而他弟子不與焉○張氏曰非至明不能察其幾是言其致察於非字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是言其用功於勿字○趙氏曰非至明則不能察天理人欲邪正之由動之幾將有悞認天理爲人欲人欲爲天理而不自覺者冥冥之中矣非至健則不能決天理人欲勝負所由分之勢將有玩天理而不肯進寬人欲而不忍割而依違於二者之間矣○雙峯饒氏曰視聽言動一者橫渠東銘只云戲言戲動卻是二件中庸非禮不動又只是一件詳略不同何也蓋詳言之是四件約言之只二件所謂言行君子之樞機是也言是言視聽也屬動是行又約言之者只是動視是目之動聽是耳之動言是口之動動是身之動故中庸只說非禮不動一句聖賢之言有詳有約顏子是問克復之目故以詳告之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己解出門使民二句恕以及物解己所不欲勿施二句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新安陳氏曰敬以持己則私意無所容於內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於外於是公理流行而心德全矣○陳氏曰敬者吾心之所主而仁之體也恕者吾心之所以達而仁之施也主敬持己行恕及物則內外

無私意而仁在是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新安陳氏曰上言天下歸仁是以克己復禮之效言之此章內外無怨亦以主敬行恕之效言之考驗也○蓋使內外無怨可以驗我之能敬恕與否內外而有怨者是我未能恕猶有未至也此之謂自考○朱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緊要著那出門使民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緊要著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直到這裏道理方透徹似一片流水注將去到這裏方住中間都不得發驗到這處方是做得透徹穿足飽滿極道體之全而無虧欠內外間纔有一人怨也便是未徹便如天下歸仁處纔有一箇不歸仁便是有未徹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富壽康寧人之所欲死亡貧苦人之所惡所欲者必以同於人所惡者不以加於人○能敬能恕則仁在其中世有敬而不能恕底人便只理會自守卻無溫厚愛人氣象若恕而無敬則無以行之須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恕○聖人言語極謹密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下面又便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都無些子欠缺處聞此意是躬用兼備日只是如此自家身己上常是持守到接物上又如此則日用之間無少間斷私意直是何所容耶聖人說得極密○問如以刑加人豈人所欲便是不恕始得曰伊川云恕字須兼忠字說忠是盡己而後推之為恕夫以刑加人其人實有罪其心亦自以為當然故以刑加之而非強所不欲也其不欲被刑及其私心苟其真心服以犯罪底自為其當刑矣今人只為不

理會忠而後爲恕其餘只是姑息○問怨有是非如何都得他無曰此只說怨得是底○弟子之問多矣此二子有請事之對

量度其能踐此言而後得記者亦以其克此當而記之也○慶源輔氏曰不敬則私欲得以害仁之躰不恕則徇己遺人害仁

之用必敬以養之恕以達之則私意無所間之時無可著之處矣○王氏曰主敬則內有以全其心之德行恕則外有以推去

變之理○雲峯胡氏曰敬以待己是收斂此心入來恕以待人是推擴此心出去○程子曰孔子言

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

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新安陳氏曰程子恐人認見賓承祭作矜莊拘束之貌故云蓋欲

知所謂禮之用和爲貴也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新安陳氏曰又恐人外貌如此而中心不如此故

心於一念萌動已所獨知之處加戒謹焉便是持守此敬之法○雙峯饒氏曰心廣體胖周旋中禮皆敬之氣象耳全是用功

去在謹獨上蓋人相見其出門使民耳目所見大賓如承大祭則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者是謹之謹須是眞用功之要式

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

此儼若思時也曲禮曰儼若思此靜時敬也有諸中而後見形甸反於外

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新安陳氏曰見其動時敬則其靜時敬可知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此程子推夫子言外之意而言之○問程子只說作敬先生便說敬以持己恕以及物看來須如先生說方全朱子曰程子只是就經上說是偶然摘此一句可以只說作敬○南軒張氏曰平日之涵養一於敬則出門使民之際皆此心也○雙峯饒氏曰平時固是敬謹出門使民時尤加敬謹此只就出門使民說起則只是動時事蓋出門使民是與人交接之時於此時有敬謹之心則交持之間私意不存而得以盡其推己及人之恕矣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朱子曰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重而持守觀夫子告二子氣象各有所類○仲弓資質溫粹顏子資質剛明顏子克己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厲風行做將去仲弓則自斂藏嚴謹做將去伊川曰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顏子則明得盡者仲弓則莊敬以持養之者也顏子如創業之君仲弓如守成之君○克復乾道是一服藥打疊了這病敬恕坤道

是眼前謂禮漸漸消磨了這箇持敬行恕雖不曾著力去克己復禮只一般若把這箇養來養去那私意自是著不得○問

克己之夫異主敬行恕如何曰克己復禮是截然分別箇天理人欲是則行之非則去之敬恕則猶是保養在這裏未能保守

吾人欲在若將來保養得至於全是天理矣○克己復禮如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出門使民如見大賓莫如自治○問持敬克己

工夫本末貫精否曰程子言敬則無己可克一如孔子告顏子仲弓隨其氣質而言之耳若不敬則此心散漫何以能克己若不克己

非禮勿視聽言動安得為敬又曰敬之至固無己可克克己之至於不消言敬敬則無己可克若是無所不敬故不用克己此

是大賢以上聖人之路故其得無敬此是敬底工○潛室陳氏曰顏子工夫索性無間雲霧卷見青天說屬敬仲弓工夫著力消去

說方是清泉底屬坤道是篤實細心充聖賢氣象便是○厚齋馮氏曰主靜信所居曰古語有之曰克己復禮仁也

古者此語惟顏子可以承事於此又曰出門如賓承事之則也亦古有此語仲弓可以語之○蔡氏曰以敬言之恭

每不同顏子底便可天下歸仁底意處遠仲弓底只可邦家無怨其氣象可見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犂向式亮反魋徒回反之弟

子曰仁者其言也訒 訒音

訒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

夫音 下同 發蓋其德之一端也 朱子曰仁者之人言自然訒在學者即當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

知今人輕易言語是也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此心不放便存得道理在此察其言便可知其本心之存與不存○

雲峯胡氏曰集註於顏淵則曰心德之全於此則曰德之一端亦不過四勿中之也 夫子以牛多言而

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

是矣 蔡子曰言是司馬牛身上一項病去得此病則方好消息 先養補○問仁者其言也訒只是訥於言意思否曰訥是

言而發於行是指人諸得多發行不逮其言也訒是說持守得 那心定後諸言本自是有斟酌似且裏先商量了方說底模樣

操存人只信口說方說時也心裏也自不知得○問聖人答司 馬牛其言也訒句通上下言否曰就他身上說又較親切人

謹得言語不妄 發即求仁之端

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去聲者非強上聲閉之而不出也朱子曰心存則自是不敢胡亂說話大率說得容易底便是心放了實去嘗爲之也若不敢胡亂做者必不敢容易說然亦是存得這心在○慶源輔氏曰心存則行自然難而不苟動言自然訒而不若參此心德之旨能豈易能哉此牛之意則易訒其言爲關爾不出或易視之而以爲仁淸之大亦但如此而已也○新安陳氏曰言仁以心存爲本心存則言不易心存則事不苟所以集註若此章兩以心存言之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朱子曰仁者心常醒見這事來便知要做得合道理不可輕易便是知得爲之之難故自不敢輕言若不仁之人然常如頑塊相似都不見這事理後天來大事也敢輕輕做一兩句說了○問爲之難者言仁之難耶曰仁者之言無不訒蓋知事之不易也豈知爲之之難而後發言難耶且訒者此專爲牛之訒言而發言仁爲不可易易言豈其然乎○程子曰雖爲去聲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爲是愚謂牛之爲人如此若

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爲仁之大槪語音御之則以
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上聲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
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
於學者之身而皆爲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
思焉朱子曰司馬牛如何做得顏子底工夫須是逐人理會仁譬之屋克己是大門打透便入主敬恕是第二門言
訒是箇小門雖皆可通然小門迂回得些是隨他病處說○陳氏曰訒牛之訒又下於雍非秘其精義而不以語之也以牛多
言而躁若不告以其病所切則彼之躁必不能覺終身爲此心之累而無由可進於仁必使之先致謹於此去煩而簡去躁而
靜則心無所放而言安難其出入德者方可漸進而仁可求矣【通】朱氏公遷曰仁以事言者曰以用功言告顏冉者使之
全其心之德告子貢者使之充其愛之理於樊遲子張與夫人心事理而言之及司馬牛則即其德之一端而言之蓋資質有
不同所以告之亦不同而皆徹上徹下之道也各因其人而言之也○又按顏冉之所聞者爲仁之道其餘四子之所問者求
仁之方若子貢問爲仁夫子告以事賢友仁則又爲爲仁之次[illegible][illegible]不同蓋此類欲人反求諸己彼則欲其求輔於人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魋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新安陳氏曰內憂其兄外懼其禍也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夫音扶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扶又反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悉井反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去聲而忽之也雙峯饒氏曰無愧是不疚之本不疚是不憂懼之本○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上聲排遣之也朱子曰牛將謂一塊然頑然不必憂懼不知夫子自說內省不疚自然不憂懼來○有憂懼者內有所愧也自省其內而無所病則心廣體胖何憂懼之有○慶源輔氏曰不憂不懼者泰若有之而強排遣之也何憂何懼則是自無憂懼耳蓋君子自然之德也○牛之再問雖易於言然足以發聖人未盡之蘊使吾德少

有辠則不免憂懼憂懼氣象蕭索也內省不疚而何憂與孟子集義生浩然之氣而不餒將亦旅之意同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無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左傳哀公十四年魋入于曹以叛民叛之[illegible]奔衛遂[illegible]奔[illegible]齊[illegible]有[illegible]何也[illegible]以傳考之桓魋以亂宋公而欲殺孔子其惡著矣而其弟子頎子車亦[illegible]之同惡故牛所以憂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爲而爲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陳氏曰天者命之所自出命則天之所賦其人者故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一而已○慶源輔氏曰順語不怫憂語子指只此二字便是處死生富貴之要訣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去聲）斷（徒玩反）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而爲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慶源輔氏曰旣告以安命又勉以脩身使兩盡其道○趙氏曰若安於命而不脩己是有命而無義聽乎天而不盡乎人矣○雙峯饒氏曰敬在心恭在容敬易能無失爲難間斷則失矣恭易能有禮爲難有節文是致恭又能中節足恭則恭而無禮矣○新安陳氏曰死生富貴惟當聽其在天恭敬禮節則當盡其在己敬而無失又恭而有禮之本也子夏皆兄弟之語有病集註一如字謂人皆愛敬之如兄弟則意足而辭害矣○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滞者也惟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去聲）

明禮記檀弓篇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

其言爾朱子曰子夏當初只要開廣司馬牛之意只不合下箇皆兄弟字便成無差等了○慶源輔氏曰見喪明事則

牛之失乃移於舊之身而不自知也○雙峯饒氏曰明子長覺牛之憂而推其原以廣之也人之兄弟共一箇父母此固是親

若推其原則人又只是共一箇天地大父母自共一箇父母覺之則兄弟爲有限自共一箇天地覺之推乍於天地間皆兄

弟也此意豈不甚廣然畢竟他人之兄弟與皆安能及得已之兄弟意雖廣大語實有病圓則語滯則兄乞圓底便活方底便

不動○新安陳氏曰喪明事與此不同然其爲憂憂之情發乎中節者過甚則同一耳○雲峯胡氏曰西銘亦曰民吾同胞ㄱ

皆吾兄弟但自乾父坤母說來句句是說理一而分殊子夏曰四海皆吾兄弟似近乎理之一至曰何患乎無兄弟則不知有分

之殊矣此集註所以欲讀者不以辭害意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

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譖莊蔭反愬蘇路反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如字又將廉反漬而不驟也譖毁人之

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床以膚切近災者也〔易剝之六四剝床以膚切近災也〕愬愬己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朱子曰譖是譖人是不干己底事纔說得驟便不能入他須是閑言冷語掉放那裏說來說去使他自入愬是切己底事纔說緩慢入使不得須是說得緊切要急迫方能觸動他如被人罵便說被人打被人打便說被人要殺害此不足以觸動他也○齊氏曰水之浸潤其浸以漸游揚譁譙語者曰浸潤之譖膚受是肌膚痛痒立見甚激以切己利害之言曰膚受之愬〕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指謂明〕而不蔽於近〔指謂遠〕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所界反〕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

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朱子曰者事本非貫而譖者遠

然極言其事愬者說來不切於身則亦不足以惑人矣故以此二者之相爲反對而互言者見其事變之不同而明無不照也○慶源輔氏曰浸潤膚受皆以巧譎而行其譖愬者也要使之不行則非既明且遠者有所不能子張之爲人務外好高於事有忽略自足之病而無深潛縝密之功平日不必究其底蘊故意象以爲有得於人情之細密事理之精微則未必能察也故夫子因其問明而姑舉二事以告之使其反諸身而知有所戒焉○蕭氏曰譖愬之言常行於偏暗而蠱迫者蓋一有所聞而念以應之也朋曰遠者虛以察之則不旋踵而得其情矣○雙峯饒氏曰浸潤者其來除緩膚受則其來急迫一緩一急緩則一不覺其急則不暇詳一毋一竟一要詳竟與詳是兩事集註以察字包之因子張之失而告之其失果在何處蓋必者料想之辭子張是箇易親易信底人易親生譖易信生愬○鄭氏舜舉曰善形容小人之情狀無若聖人之言凡譖愬者使其正言之則人人皆識之矣惟其便僻側媚以漸雖智者或不察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新安陳氏曰民信之矣以於言之民所以信之之本則孔子之及所以朱子推本而以教化行言之如施信於民與國人交上於信皆是也兵食既足然後施教而化行矣斯信之矣非謂止足食足兵民便信之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下同)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問是民自不立是國不立朱子曰是民自不立民不立則國亦不能以有立蓋有信則相守以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而臣棄其君子棄其父矣)不若死之為安(朱子曰安字恐本故字)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

也慶源輔氏曰非於理有所見而必欲究其精微之蘊者不能如此問非據理之極而發膠轕音膠之際如燭照數計無纖毫之疑者不能如此答之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德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朱子曰此只因足食足兵而發民信本是兩項事子貢却做三項事說了信字便是在人心不容變底○制田里薄賦斂使民有常產而不失其時則倉廩實而足食矣比什伍時簡閱使民有勇而知方則武備飾而足兵矣有是二者則民以信事上而無欺詐背叛之心所謂民信之也問兵之可去何也曰食足而民信與民親其上死其長如子弟衛父兄手足捍頭目可制梃以撻堅甲利兵不得已而去則兵或可無也問食之可去何也曰以序言之則食為先以理言之則信為重蓋死生常理人所必不免者若民無信則失所以為民者而無以自立於天地間是以必有使民寧無食以死必不失其尊君親上之心則其政之所以得民心而為民依者可得而言矣○南軒張氏曰自古有死人之常理若無信則欺詐傾奪無復人理是重於死也夫食與兵固為急務然信為之本無信則雖有粟而誰與食雖有兵而誰

事用豈○勉齋黃氏曰夫子初答爲政之九變也再問復告
理之輕重也所謂民信至此而後民有以全其信也非謂至足矣
而後可施信於民也然則教民以信其可一日緩乎○覺軒蔡
民曰五常之信猶五行之土民無信不立猶物無土不生爲政
固以食爲先而兵食亦以信而立子貢所發已之問
直窮到底以見信之尤重於死而不可須臾無也○雙峯饒氏曰
一去食去兵是處變之道如忽然水旱之餘食有不繼猝然寇
難之來防禦不及然後可去若者平常法如何可使兵食不足
三者俱全處事之常一者可去處事之變○兵食外物容有時
而□無信是本心之德故無時而可去○問古者藏兵於農兵
非不足也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積食非不足
也孔子謂足食足兵豈亦變其富強之術與尹氏曰考齊丑之
考周人嘗以其地家三百五十萬四千夫養七十五萬卒夫以
無事而耕者言卒以農隙教以備有事者言夫無事則並隸於
司徒有事則隸於司馬也大卒是以五夫養一卒足食即所以
足兵也民信之矣信其有養有教使我勇且知方而真可以敵
王所愾也愾怒也敵王所愾四字出左傳雖曰三者
實只是一事天下未有食足而兵不足食足兵足而民不信者
也子貢未問而孔子曰去兵非去兵也食足而民信則民固皆
兵也子貢三問而孔子曰去食苟爭於民則雖飢饉之極而亦
然不忍叛飢寒去也然則亦非去食也甚言其不可以無恩
義然之意耳○雲峯胡氏曰集註於信字先說後說而民信

寧我不推叛也是以處常而不失信未譯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於處變而不失信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宋本質是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厚齋馮氏曰鄧析謂一言而非駟馬弗追一言而急駟馬弗及蓋出於此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其廓反

鞟皮去上聲下同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慶源輔氏曰有質有文有文復有質不可相無反譬則質也毛譬則文也皮毛俱在然後虎豹犬羊可辨文質兼存然後君子小人可明若盡去其毛獨存其皮譬則盡去其文獨存其質則虎豹犬羊之貴賤君子小人之賢否皆不可辨矣○夫音扶棘子成矯當

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

楚宜反 胥失之矣 朱子曰棘子成全說皆固未盡善子貢全說文 以矯之成又錯看底貴羊皮雖除了毛畢竟自

別事從不同代一箇君子與一箇屠敗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 且畢竟兩人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以質爲本如寧

儉寧戚之意○問棘子成之言與夫子之答林放何異而子貢非 之若是耶曰夫子之言權衡審察而詞氣和平蓋未始以文爲

可盡去也若子成則詞氣矯激而取舍則過中矣其流之弊將 亦至於棄禮滅法如西晉君子之爲者故子貢惜其言之失而

力正之也曰何以言子貢之言有失也曰子成之說偏矣而子 貢於文質之間又一視之而無本末輕重緩急之差焉則又矯

子成之失而過中者也蓋立言之難如此自非聖人鮮能無弊 偏倚而常適其平也哉○雙峯饒氏曰此章當作三截看棘子

成之意欲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子貢之意則以爲文質無[illegible] 集註則謂質爲本文爲末本則重末則輕然盡去其文而獨存

其質其流將有棄禮滅法之弊文質相等則不分本末而無輕 重輕故集註謂棘子成與子貢皆有失之○雲峯胡氏曰子成之

言固失之矣子貢曰文猶質質猶文猶字無本末輕重之差亦 豈所以論君子必如夫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

彬彬然後君子 斯言無弊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胡氏曰稱名者庶人對君之禮孔子嘗爲大夫故止稱姓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新安陳氏曰以通力均收二句照應通也均也之訓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同溝共井之說詳見孟子滕文公問國集註下○朱子曰徹是八家皆通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畝均分公取其一如助則八家各耕百畝同出力耕公田此助徹之別也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取其一遂以爲常故曰初左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周法民耕百畝公田中畝借民力而治之故曰藉稅不過此過此則非禮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

以厚民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喩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
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
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歛(去声下同)爲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曰小子未

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百姓既足不成坐視其君不足亦無此理
蓋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苟百姓不足君雖厚歛亦不濟事
○勉齋黃氏曰君孰與不足但言民皆足矣則君雖不足無人
與君不足者無人與君不足則當竭力以奉其上矣何不足之
患哉君孰與足言民既不足矣則君雖獨足無人與君足者無
人與君足則君亦安能保其足哉○新安陳氏曰節用則薄取
而有餘民之富即君之富也侈用則盡取而不足民既貧君雖
欲安其富哉宣公稅畝後哀公加賦經傳無聞仁言之利博哉

○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二語見揚子法言本孟子白圭章）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惟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雙峯饒氏曰征斂無藝則下困費出無經則上困）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問哀公之不足非不足也什取其二不敢於公室而敢於三家也雖徹而何補於哀公之不足耶朱子曰徹法行則自一夫百畝等而上之士大夫卿各有差等以至於什卿祿之制皆可以次第而舉不惟致人之井地均而君子之穀祿亦平矣○慶源輔氏曰哀公欲加賦惟末是圖也有若欲徹反本之論也以私意而觀目前則反本之論為迂而圖末者有一旦之效以理而觀長久則一旦之效適為後日之憂而反本之論實經久之利也末流之弊愈求諸末而至於覆亡不止古今一律耳○鄭氏舜舉曰民之財即上之財民之力即上之力專乘民所出粟米民所供板幹力役民所為寵寬其）

稅斂輕則民得遂其生而出力以供公上者必衆何患其不足也

不然寧家雖散田業荒蕪上何所取以足用乎○厚齋馮氏曰古者什取一以給公上而征役城築皆民自備上止出令而已故民足則君足後世盡取而歸之公上故民雖不足而君亦未常得足哀公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螽連年用兵於邾又有齊警此所以年饑而用不足也有若乃告之以徹此儒生之常談而世笑之以爲迂闊者也然有國者足食以稅足兵以賦夫魯之兵甲已數倍於古季孫以兵不足而欲用田賦故夫子曰周公之典在魯之稅畝已加倍於古哀公以二猶不足而欲加稅故有若對曰盍徹乎是知有若之講聞於夫子者有素也○新能氏曰按論語有若之言凡四章一言仁一言禮一言信義皆爲學之大本一言徹法亦爲政之大經體用具矣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問崇德辨惑何以有是目而子張樊遲皆以爲問也朱子曰胡氏以爲或古有是言或世有是名而聖人採出之使諸弟子以爲入道之門户也其說得之矣曰主忠信徙義之所以爲崇德何也曰主忠信則其徙義也有地而可據能徙義則其主忠信也有用而不窮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德之所以日積而益高也○主忠信主字須重看喫做主是要將這箇做主徙義是自家一事未合義遷徙去那義上見得又未甚合義須更徙去令

蓋合義主忠信且先有本領了方徙義德便崇若不先
主忠信即空了徙去甚處如何會崇主忠信而不徙義却又固
執○主忠信是承脚處徙義是進步處漸漸進去則德自崇矣
○忠信是箇基本徙義又是進處無基本徙義不得有基本不
徙義亦何緣得進○南軒張氏曰不主忠信則無徙義之實不
徙義明其所主者亦有時而失其理矣二者蓋必相須盡復
德之所以崇也○廖氏曰主忠信是存無不誠而本以立徙義
則動無非理而行以進互而言之能主忠信則所從者溥博淵
泉而時出能徙義則所主者篤實光輝而日新此德所以日新
而高自有不容已者○雙峯饒氏曰本如屋之有基日新知工
培其基日至於高也忠信是德徙義是崇徙義者今日所為未
是明日見得今日未是處便徙不是處行入是處愈近愈高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惡去聲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
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矣

朱子曰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死生從己之所
欲又不能自定而一生一死交戰於胸中虛用其力於所不
能必之地殊無益於彼也可不謂之惑乎○南軒張氏
曰推此一端則凡欲之而妄者皆曰惑也○問辨惑何不發之以

辨之之方雙峯饒氏曰使知其所以惑者在此是即所謂辨也齊氏曰崇德屬行辨惑屬知○新安陳氏曰欲人生死意子張或有此蔽故因言之果能主忠信以立崇德之基徙義以爲進德之地則德日進於高明而所見亦高明於以辨惑有難之有況欲人生死又惑之易辨者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慶源輔氏曰誠善主忠信之事補過徙義之事辨惑之事堂堂難與並爲仁蓋務外而不務內者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史記世家季平子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胡氏曰人之大倫爲政以序彝倫爲先彝倫不敘則雖日繁而無以順治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彝倫所爲敘也雖堯舜之治不外乎此貴於盡其道而已○慶源輔氏曰此三綱之大者故以爲人道之經政事之本

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去聲於國左傳昭公三年晉少姜卒少姜齊女晉侯嬖妾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不知其他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音亮豆區烏侯反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爲區區斗六升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登成十釜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貴如在山海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重斂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者不見養

適國之諸市屨賤踊貴踊則足者屨也刖足者多故踊貴民人
疾痛而或燠休其位反休虛位反之燠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其
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二十六年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
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
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
鍾之數其取之民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
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是可
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
賈不變士不濫不失職官不滔滔慢也大夫不收公利
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景公又多內嬖嬖二音而不立太子
左傳哀公五年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不成未冠也諸
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子庚公子也鬻姒其公妾荼安孺子諸
大夫恐其爲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
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疢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
景公意欲立荼而未發故以此言塞大夫請公疾使國惠子高
夏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萊齊東鄙邑秋景公卒冬
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皆景公子
在萊者六年八月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之是
使朱毛遷孺子荼於駘
不至殺諸野幕之下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

告之以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簒國之禍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五世孫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爲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本陳氏改爲田氏宗族益強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高昭子以荼爲太子景公卒兩相國高立荼是爲安孺子而田乞不悅欲立景公他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安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殺之惠子奔莒安孺子奔魯田乞使人迎陽生至齊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爲悼公乃使人殺孺子荼田乞爲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恒立是爲田成子鮑牧與悼公有隙弑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爲簡公田恒與監止一作闞止俱爲左右相田恒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恒復脩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田恒擊殺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

遂弑簡公於徐州恒立簡公之弟驁是為平公恒相言於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於田恒恒於是盡誅鮑晏及公族之強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恒卒子襄子盤代立襄子卒子莊子白代立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太公和立二年卒子桓公午立六年卒子威王因齊立二十六年自稱為王以令天下

○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問景公旣能悅夫子之言而辭之則如之何朱子曰舉齊政而授之夫子則君臣父子之倫正之有餘矣惜其不能而齊卒於亂也○雙峯饒氏曰就景公身上言之則景公自不能盡君之道致其臣陳氏厚施於國自不能盡父之道致內嬖之多而不立太子故揚氏云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者是說景公不能反求諸身以盡君父之道也○厚齋馮氏曰聖人之言各當其分而萬世與與信斯言也謂君則君臣則臣父則父子則子可也謂君君則臣臣父父則子子亦可也○雲峯胡氏曰屢緝熙此至

景公不能謹其與於先矣雖善夫子之言何益哉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舌反與平声

片言半言折斷丁乱反也○朱子曰半言辭未畢而人已信之也吳氏曰折者折而二之也治獄之道兩辭具備曲直未分混爲一區及乎別其誰爲曲孰爲直判然兩途所謂折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慶源輔氏曰忠信者折獄之本明決者折獄之用茲明決而不忠信無以孚於平昔徒忠信而不明決則無以斷於臨時○覺軒蔡氏曰忠信所以立於中明決是以照乎外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賢遍反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慶源輔氏曰片言折獄斯可以取辨於言也所以養其言之所自發者必有其素而人之信已在於未言

之前也方氏曰小邾射射音亦邾大夫名以句繹奔魯句繹音溝亦地名曰使季路要平我吾無盟矣千乘去声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句繹左傳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勉齋黃氏曰人惟忠信也不惟可以通天下之務而又可以繹天下之疑者苟無忠信誠慤之心以存之身吾心膠擾之惑既無以察人之情偽吾以詐御彼彼亦以詐應之又安能片言而服人哉故片言折獄而貴之以無宿諾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爲國則

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形甸反聖人不以聽訟爲難而以使民無訟爲貴南軒張氏曰夫人之所以至於爭訟者必有所由然於其本而正之則訟可無也記者以此承上章者以見仲由之道爲未弘也○新安陳氏曰聽訟者決民之爭無訟者則化民而民自不爭無訟可聽禁之於已然化於未然使之耳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朱子曰居之無倦在心上說行之以忠在事上說居之無倦者便是要此心長在做主不可放倒便事事都應得去行之以忠者是事事要着實故集註以忠則表裏如一謂心裏要如此便外面也如此事事皆着實做去也○行之以忠是行其所居居是常常在這地頭若有頃刻放倒便不得○新安陳氏曰居如居敬之居存諸心立其本也行如行簡之行發於事接乎外○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慶源輔氏曰不曰不仁而曰少仁亦曾子以而未仁之說同聖人不輕絕人以不仁況子張乎

其少仁哉惓也之意不足而無誠心愛民也○新安陳氏曰少之仁哉謂其未仁哉謂雖有近為仁可見矣政以治民故以少之言其政之無本以無愛民言其政之不是於用無誠心其病源也不息之謂誠始如是終不如是則非不息之誠矣不能息之謂誠如是終不如是則非不敬之誠矣宜夫子以無倦以忠告子張之病也○雙峯饒氏曰此論為政之心不說為政之條目若為政之條目子張想已熟講而知之矣○陳氏用之曰孔子告子張無倦以忠而教之於子路先勞之以無倦而已○厚齋馮氏曰子路勇於有行意其不能總也子張多乖少實易於始勤終怠故語兩端而告之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此已見雍也篇但彼有君子二字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雙峯胡氏曰誘掖以理之於未成之先也獎勸以作之於將成之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胡氏曰所存以心言所好以情言君子存心本於厚故待人必

是而惟恐人之不厚小人存心本於薄故待人亦薄而惟恐人之不薄也君子之所好在於善故己有是善而亦欲人之趨於善小人之所好在於惡故己有是惡而亦欲人之胥其惡〇南軒張氏曰君子克其忠愛之心於人之美其樂之如在己也從而提撕之又從而勸獎之惟欲其美之成也於人之惡則從而正救之不可則哀矜之惟患其惡之成也若小人則以刻薄爲心幸人之有過而疾人之勝己非徒坐視其入於惡又從而擠之非徒以其美之不成又從而毀之君子小人之所操存未嘗不相反也〇勉齋黃氏曰小人成人之惡謂迎合容養以成其爲惡之事也不成人之美忌克詆毀使不得成其善也〇鄭氏舜舉曰君子視人之善猶己之善故開導誘掖以成之視人之惡猶己之有疾故規諫掩覆以止之

〇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慶源輔氏曰政之所以得名以其能以正己者正人也己不能正焉能正人哉〇新安陳氏曰此以通行之理言圈下以當時之事言〇胡氏曰魯自中葉中世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音佩叛不正甚矣故孔

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故謂從前所爲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吳氏曰書曰表正萬邦上者表也下者影也表正則影正矣政之義無切於此論語記康子問政者二章問患盜使民各一章夫子荅之皆使之反躬自治而已盖道理不越如是此外更無別法也○雲峯胡氏曰集註釋爲政章政字實本於此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爲盜民亦知恥而不竊慶源輔氏曰上者下之倡在上者不貪欲則民之視之亦知其是爲貴矣民知不貪欲爲貴則雖賞以誘之使爲盜竊而其心愧恥自不肯爲之矣尚何盜之患哉所謂雖賞之不竊乃假設之言以見民之必不肯爲耳○胡氏曰季氏竊柄盜魯國柄康子奪嫡民之爲盜固其所也盖亦反其本邪邪俗作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形甸反春秋傳左傳哀公二年

季孫有疾命正常桓子之寵臣曰無死〻欲何以後事故勑令勿
從己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孺〻季桓子之妻
若生男則告公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康子名肥季孫卒康子
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
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
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退辭位也公使共劉魯大夫視之
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召正常〻不反○厚齋馮
氏曰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欲非其有者必將取
之嫡位可奪也國政可專也民獨不為盜乎○雲峯胡氏曰盜
心生於欲康子患之夫盜也夫子答其患盜之問不直曰子之
不盜其辭婉而意深矣上下二章當通看不欲正也欲善亦正
也使康子移其欲利之心以欲善民豈特不為盜而且皆為善
矣此所謂帥以正而民無不正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
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
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虔反

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

也偃仆音赴也南軒張氏曰在上者志存於殺則固已失長人之本矣烏能禁止其惡乎欲善之心誠篤則化見於政教之日興民將率從而變如風之所動矣孰有不從者哉則民之所以未之從者則吾欲善之誠未篤而已○汪氏曰康子欲殺無道以就有道夫子則欲化惡人亦為善人意謂上之所欲者善非特不待於殺且化惡為善矣纂註䟽謂以一則字代本文兩字而意深切音明景行著眼玩味○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二句見後漢書第五倫傳而況於殺乎西山真氏曰民性本善上者以善迪之未有不趨於善者○厚齋馮氏曰康子三問雖非出一時之語然其意蓋相屬也夫子所答皆自其身而求之○吳氏曰書君陳曰爾惟風下民惟草風草之諭本此康子欲以火始烈夫子以清泠之水潤之有慮如者宜於此焉變矣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問達為所行通達何也朱子曰其在邦也事上則獲乎上治民則得乎民其在家也父母安其孝兄弟悅其友兄弟之道見於行者莫不通達而無所壅礙焉斯可謂之達矣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起吉)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僞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旣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雙峯饒氏曰聞是求聞於人達是人自信己)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音扶下同 好下皆去聲)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脩於

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慶源輔氏曰主忠信質直也所行合宜好義也脩於存乎中以應乎外也審於接物察言觀色也畢以自牧處以下人此審乎外以養乎內也內外交相養而德脩履竟此豈求人知者之所為哉誰德脩於己而人自信之則行於邦家者自然無所窒礙矣○朱子曰質直只是無華偽質是樸實直是無偏曲○質直好義便有觸突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便又和耎低細不至觸突人矣慮謂思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知覺也聖人說話須如此周徧詳密○質與直是兩件質就資性上說直就事上說到得好義又在事上直固是一直做去然至於好義則事事區處要得其宜這一項都是詳細切察○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乃是要驗吾之言是否不是今有人自任已意說將去更不看人之意是信受他還不信受他如此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也大抵人之為學須是自低下做將去纔自高便不濟事○察言觀色只是察人言觀人色若點管不及未必不以辭氣加人也只做自家工夫不要人知既有工夫以之事親則得乎親以之事君則得乎君以之交朋友而朋友信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是在邦在家必達之理子張只去聞處著力聖人此語正中其膏肓是直好義兼處事是就實色取仁而行違是從處○雙峯饒氏曰質直忠信底人固難得但亦有直情徑行不去隨事審度

而所行容有不合宜處故忠信又要合義察言觀色而慮以下人是一件事子張常愛居人上故告以謙退收斂之意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行去聲

善其顔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朱子曰聞者是箇做作底專務於外求人知而已如色取仁而行違便是不務實而專務外居之不疑便是放出來而收斂不得只得向擔當不敢退此是可以駕虛名而無實者也○色取仁而行違不惟是虛有愛憐之態知正顔色而不近信詭譎而內猶皆色取仁而行違也○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這只是粗瞞將去專以大意氣加人子張平日是這般人故孔子正救其病此章大意出不得一箇是名一箇是實只氏語德學於人者必莫矯行求名者必聞此說却好○慶源輔氏曰使其名取於違而中不安焉則務實之心猶未盡喪也惟其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此見其專務於名夫名生於實則名亦有害外無實而徒有虛與奧驕矜之意日生而進脩之力日怠矣二者雖皆相似然所行通達者名譽自若聞者名譽徒聞者所行未必通達其實有不同如此○雙峯饒氏曰色取仁之色是顔色之色與同觀色專主顔此言色取說得闊凡發出來可見處皆

是色色者是求於外行者行於己是求於外者皆假合於世檢點施行己處却不實以是欺人而已居之不疑不以人以不疑也况乃求名之人要人信己故若自居之不疑自居於疑又誰信之○寳氏曰以質對色則一真一假以直對違則一順一逆質直者內有餘而外自足色取仁而行違者外若有而內實無也○雲峯胡氏曰聞者病在取字凡物在外則可取仁者吾心之所固有若曰可取則是在外而不在內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去聲下同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慶源輔氏曰程子務實務名之論可謂切當爲吾之未能事親也故孝以事親爲吾之未能事長也故弟以事長爲吾之未能正心誠意修故孝弟正心而誠意爲吾之未能齊家治國也故孝齊家而治國是之謂務實務實而孝弟其脩爲之誠踐履之功循序而進勿忘勿助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設吾之有孝名也故勉焉以爲孝欲吾之有忠名也故勉焉以爲忠欲吾之有廉名也故勉焉以爲廉欲吾之有信名也故勉焉以爲信是之謂務名務名而孝則惟欲其名之有聞而已所謂大本卽實理也實理根於性具於心要在反求而自得孝弟有向外近名之意則失之矣爲名而孝弟則是偽者謂其不循實理而奮身妄求也爲名雖

呂清爲利雖是獨然一有爲之之意則便是利心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

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況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慝吐得反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上聲新安陳氏曰惡之發於外者易見匿於心者難知乃惡之根也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爲己爲去聲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

日積而不自知矣慶源輔氏曰先難謂先從事於其所難後獲謂後其所得而不起計獲之心也夫爲所當爲本非難事然自學者言之則自惰而勤自利而義其幾甚勢驕非勉强則有所不能故以爲難也爲其事者固必有其功然方其爲事之始而遽欲計其功焉則是利心也爲利之心一萌則其大本已失易盈易涸輕得輕喜尚何德之可崇哉故必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是乃亟不徐循吾理行吾義也已既所以德日積而不自知也朱子曰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做不當做且先計校此事有甚功效既有計校之心便是專爲利而做否後知事之當爲是德者理之得於心者也凡人若能知所當爲而無爲爲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纔爲些小利害計些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也○問先事後得莫是因樊遲有計較功利之心故如此告之曰此是後面道理而今且要知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做合做底事便純是天理纔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若只循箇天理做將去德便自崇纔有人欲便這裏做得一兩分却那裏缺了一兩分這德便消削了如何得會崇聖人千言萬語正要人來這裏看得破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朱子曰須截了外面他人過惡只去自檢點方能自攻其惡若纔去點他人自家這裏便疎心便麤了○慶源輔氏曰常情視人則明自視則昏責人則嚴自責則輕故惡常發匿於心幾有心去攻人之惡則於

指人而言諸衆也謂衆人之枉者即下文異於衆之意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声見賢徧反

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未號求使枉者直之兼言仁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新安陳氏曰一言兼該仁知或曰富哉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選息戀反陶音遥遠如字

伊尹湯之相去声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盖有以知夫子之

兼仁知而言矣慶源輔氏曰子夏聞其說便歎聖人之言所包甚富不偏不滯於一隅即知人之中以見愛人之實推舉知之用以極乎仁之功且於仁知之体用言已隱体而默識之矣不然何其言之明决精審而無疑也皆舜聖人之言相符乎○新安陳氏曰湯於衆而舉臯陶伊尹此知人知所謂舉直錯枉也不仁者皆化爲仁即愛人之仁能使枉者直矣夫子二語包子夏之意子夏之言益發明夫子之旨遲問於師又問於友其問之弗知弗措者歟○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雙峯饒氏曰此章愛人知人是仁知之淺近處包含無所不盡則深者遠者亦在其中深遠即枉者化爲直處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爲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扶又反

己之惡便鹵蔽而不暇鉏治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慶源輔氏曰人本無惑惟為忿所蔽而不知利害之所在故惑蓋忿心之發易而難制之者也肆親不懲之於始則終或至於忘其身所惑者所以當懲其忿也樊遲麤本作麄鄙作粗近利故告之以比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雙峯饒氏曰近利則有計較之心而不能先事後得鄙則吝方己粗則暴戾而不能忍小忿故夫子因其病而藥之○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悉井反己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去聲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字去声下同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去声下文知也知者言知仁知並同之務問愛人知人是仁知之用聖人何故

[作以仁知之用告樊遲却不告以仁知之体朱子曰體与用雖是二字本末未嘗相離用即体之所以流行者也]

樊遲未達

曾氏曰[曾氏名幾字吉甫河南人]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音佩]耳[朱子曰愛人則無所不愛知人則便有分別兩箇意思自相反了故疑之]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倉故反]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朱子曰每常說仁知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愛人知人自相為用若不論直枉○一例去愛他也不得大抵惟先知了方能頓放得箇仁聖人只此二句自包上下後來子夏所言比曰不出此兩句意思所以為聖人之言○雙峯饒氏曰樊遲問仁知是二者平說夫子亦平答之及再答以使枉者直二句方是串說仁知問夫子之言何獨歸重於知曰雖歸重在知然此心所以舉直錯諸枉依舊是從仁上發來蓋直者此心天理之公能舉直則是發此天理之公是亦仁也直枉專

問矣既問於師又辨於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雲峯胡氏曰

人愛人是分言知仁之用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合言知仁之[illegible]禮知仁之中自有知知藏仁義禮知之中有仁知之本相為體用故舉直錯之際知仁又自相為體用也朱氏公遷曰樊遲問仁知二章皆主乎事理而以用心言嘗聞之先君子曰聖賢之務仁者知者盡有不同自一人之心無仁知而不與然聖賢各就其一端指其仁知而言則成德之人兼[illegible]者之為學者當兼致其力以變化氣質之偏以盡其全體之極也又指自其資稟各有所偏而言則仁者自仁知者自知自其成德之處而言則[illegible]乎知不足以兼乎仁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告工毒反道去聲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音朔而見疏子游曰朋友數斯疏矣則自辱矣朱子曰告之之意固是要忠了須是又教道得善始得○雙峯饒氏曰忠告者盡此心之誠既誠矣不能[illegible][illegible]說以道之恐其未能從二者俱盡而彼不從或後且止未嘗忠且善焉而忠告之道之之遽以從不從而止不是在我者猶未盡便欲

責人非交友之道也○胥氏曰善道者必平氣和語明意盡哉從容深長而有餘味或誠切簡當而可深思大率欲伸己意而聞者之降也如此而猶不見省數必取疏知進退者所不爲也悉則非忠告之難而善道之爲不易爾○勿軒熊氏曰忠告是盡忠善道是盡善內外皆兼到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慶源輔氏曰爲仁由己朋友但能輔助之以爲仁而已○覺軒蔡氏曰以文會友致知之方以文輔仁力行之事○新安陳氏曰人之講學脩德皆有資於朋友必資朋友以講學而致其知必資朋友以輔仁而力行則學進而德必進朋友爲吾知行之助如此其斯所謂益友乎東陽許氏曰爲仁而不取友以爲助則有孤陋寡聞之固會友而不以文則有群居終日言不及義之失○雲峯胡氏曰上章友之資於我者不可無忠告善道之益此則我之資於友者賴其講學輔仁之功